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七十七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四

鴻臚王太初先生士性

明史王宗沐傳從子士性字恆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鼇山鐙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呂士性劾

魏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魏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
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
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
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願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
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願允成等忤旨不報
遷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
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
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
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浙江通志文苑王士性字恆叔慕向子平爲人作爲詩
文幽深峻削孤情獨往萬厯丁丑成進士知確山縣擢

禮科給事中典試四川陞大理少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力辭遂改南鴻臚寺正卿士性意氣凌厲以官爲寄九州履其八所未至者獨閩耳諸名山自五岳外窮幽極險凡一巖一洞一草一木無不精訂他若堪輿所述象胥所隸千名百種無不羅致筆札閒有五岳游記十二卷廣游志二卷廣志繹六卷

本臨海縣志

台州府志臨海王士性字恆叔號太初刑部侍郎襄裕公宗沐從子也幼貧而好學襄裕愛之如己子萬厯癸酉登賢書丁丑成進士初授朗陵令

按朗陵漢縣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

是有異蹟考選禮科給事中伉直有聲乙酉丁內艱歸

戊子復補是年典試四川以觸時忌外轉參粵藩副滇

憲衡文兩河所至聞望翕然旣而內召歷授巡撫河南
都御史例不當辭而士性辭嫌于沽名改南鴻臚寺卿
未展所蘊而卒人咸惜之士性素以詩文名天下且性
好游足跡遂徧五岳旁及於義眉太和白岳點蒼雞足
諸名山所著有五岳游草廣游記廣志繹諸書濟北邢
子愿稱其邈然高厲數器備躬少慧如項橐淹博如邾
子辨異如茂先察音如伯翳賦如相如文如班固詩如
甄城平原李白王維至其抗疏又絕類汲長孺陸敬輿
卒之用言取忌示播外方而乃周迴萬里獲與中州之
勝緣則夫人情之巧於齟恆叔者乃所以拙於謀恆叔
也屠緯真張九一馮開之諸公皆極相推許從祀鄉賢

祠

臨海縣志王士性字恆叔號太初爲諸生讀書過目成誦性磊落不羣不治生產家甚貧隆慶己巳學使林公按台首拔異等以天下士目之旣而游學武林嘗以天地之英華不能鬱闕而不宣宣之物而爲山川宣之人而爲文章慕尙子平爲人有小天下狹九州之槩作爲詩文幽深峻削孤情獨往萬厯癸酉雋賢書上春官不第遂入金華山東南行二百里至仙都經年而返丁丑成進士戊寅赴確山任過臨安曰余居恆素心泉石幾欲考卜湖畔良緣未偶今捧檄朗陵念走風塵未卜再游何日遂徧游武林作湖山六記旣莅政持大體不屑

屑細務夙駕星分著心人外辛巳秩滿例得代篆上閔
閱遂由宛入洛取道登封遊嵩高旋厯中州行二千三
百里盡得其勝內陞禮科給事中建言漕河水利諸疏
極切時弊乙酉丁母憂丙戌苦塊中慨然曰南海之墟
有二越焉於越當其北甌越當其南生長台蕩席其山
川而不知可乎於是入四明渡海登補陀轉姚江出曹
娥走鑑湖上禹穴旣而渡錢塘下桐廬過嚴陵入蘭溪
復東南至永嘉由樂清遊雁蕩而歸仍入天台山結廬
於桃源之麓明年以爲三吳南龍之委也其奇秀甲天
下與吳越稱不可不以次舉復發天台過胥江登虎邱
入太湖眺金焦北固三山至金陵九華山自白岳而返

戊子服闋北上駐帆濟寧趨曲阜觀孔子廟廷遂由泰安登岱宗凡齊魯之名山川無不覽焉入都給事禮垣以爲漢唐宋五陵曲江良嶽鷄鳴牛首非百官賜湯沐之地耶今乃束於功令未敢越宿出都門徒拄笏而望西山爽氣人生幾何其爲消阻精神也何限矣乃乘閒而遊西山是年秋奉命典試四川所經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墟無不窮覽其名勝取道華陰遂登華岳出寶雞渡渭水入益門關試事畢登峩眉題名於天門石閒道而西復遊恆岳聞命轉廣西參議遂自蜀入粵道經衡陽復遊衡岳於是五岳徧厯矣皆天之假公時與地與官以畢其志自是由粵藩轉滇臬副使己丑赴粵則

有太和山廬山楚江諸記及莅粵則有桂海志七星巖
獨秀山訾家洲諸記辛卯入滇則有泛舟昆明池歷太
華諸峰游九鼎山諸記蓋無時不游無地不游無官不
游而文章卽於是燦焉癸巳陞大理寺少卿乙未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例不當辭而公力辭遂改
南鴻臚寺正卿公意氣凌霄一官爲寄九州履其八所
未到者閩耳諸名山自五岳而外窮幽極險凡一巖一
洞一草一木之微無不精訂他若堪輿所述象胥所隸
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之筆札之間有五岳游記十二
卷廣游志二卷行世析津楊體元又刻其佚稿廣志繹
六卷於武林卒於萬厯戊戌年五十二今祀鄉賢子立

轂字紫芝中萬厯丙午鄉試授新淦令見對簿冤號遂解組歸

三台詩錄太初以詩自負嘗語王元美吾於前輩所推挹三四公未嘗不高信陽之才與迪功之調而惜其短北地之莽莽厯下之矯矯其猶超乘乎惜生也晚不獲從事於囊鞬鞭弭之末也邢子愿論太初詩如甄城平原李白王維大抵其詩以氣爲主而奇拔靈矯亦有得於山水之助

按信陽何景明迪功徐禎卿北地李夢陽皆前七子厯下李攀龍則後七子之首也

潘稼堂太史謂其爲言官而不阿權貴厯方面而清白

著聲擢開府而堅辭臥邱園而自得可謂知先生之大
若其詩文淹雅邈然高厲則同時馮開之邢子愿輩論
之詳矣

按潘稼堂太史語見其所撰五岳游草序

遺書

五岳游草十卷雜志二卷

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作五岳游草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明王士性撰士性字恆叔臨海人萬厯

丁丑進士官至南京鴻臚寺卿事蹟附見明史王宗沐

傳錢希言猶園又稱臨海王中丞士性未之詳也

按明史言

士性嘗授河南巡撫故稱中丞

士性初令確山游嵩嶽擢禮科給事中

游岱嶽華嶽恆嶽及參粵藩游衡嶽此外遊名山以十

數經歷者十州游必有圖有詩爲圖若記七卷詩三卷
不盡於記與詩者爲雜志二卷亦名廣游記按亦作統
廣游志
題曰五岳游草蓋舉其大以該其餘也獐園稱峨嵋山
有老僧性好游自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岳年又駸駸向
暮乃誓於來生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
臨海縣王氏託生爲男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卽士
性之甲子云云殆因有此書而附會之然亦緣士性癖
嗜山水故有是言矣

五岳游草自序

余行遊海內五岳舉矣作菟裘于白龍溪之許計了眞
雲遂息足焉客有濯纓詣余溪頭爰問余曰子好遊乎

夫遊亦有道耶余曰夫太上天遊其次神遊又次人遊無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舉形留下焉者神爲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采真客曰其人何如曰若士汗漫于九垓是天遊也軒轅隱几于華胥是神遊也尙子長敕斷婚嫁謝幼輿置身邱壑是人遊也夫玄關寂寥天神邈矣子孰與二子余曰一邱一壑良吾願也清溪鑑我心矣抑尙生云婚嫁旣畢五岳必遊余髻鬣之子視吾年不十四焉猥云婚嫁姜也就木矣若余則烏能待哉若余則烏能待哉然則子遊其天平曰唯唯否否余未能莽蕩其馬支離其御余遊四荒之內未能覩六合之外余人之畸也請言其人曰夫遊淺

之乎人也然亦難言矣思夫馭迴九折踵垂百仞鳥道
羊腸蛇退猿飲幽壑無底顛崖半欹履險心悸手足爲
痺彼無其具猶弗遊也抑有益州悵老牛山歎逝靚邁
不常河清難俟澤啄王雉樾伏灰驥白首青山意興盡
矣彼非其時猶弗遊也若夫石室再閉酒壚寂若七聖
路迷三山風卻陰晴未定僕馬告痛涕笑邂逅萍梗參
差彼厄之緣猶弗遊也然則孰與子曰茂陵雖渴不余
倦矣少文未老曷事臥矣九州已十弗類此子矣昔人
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塚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
龍所宮無不託足焉眞吾師也豈此三者于余獨竊嗜
與不嗜爾請言子之所嗜曰心志不分者神凝耳目不

眩者慮定故丈人之承蜩也若或掇之也夏侯氏之倚
柱而書也雷霆而嬰兒之也余之嗜遊類有然者夫遊
必具賓主戒車徒提筐罍語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所
以試也余遊則不擇是當其霜雪慘烈手足皸瘃波濤
撼空帆檣半覆朝畏嵐烟夜犯虎跡垂堂不坐千金誰
擲余不其然余此委蛻于大冶乎何惜遇佳山川則遊
抑或王程有嚴星分夙駕受命大吏弩矢是荷風波眼
底緇塵滿袖迂迴閒道動稱掣肘余不其然余此雞肋
于枕上乎何有遇佳山川則遊又或百憂慙心萬事勞
形死生離別黯然銷魂雲陰月黑風雨連旬追懽買笑
強顏掀脣余不其然余此即當舞袖一付偃師氏之手

遇佳山川則遊吾視天地閒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
悲喜順逆之遭無不于吾遊寄焉當其意得形骸可忘
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爲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爲采
真語未畢客乃起曰夫遊道則盡矣子之遊蹤類可述
乎曰可請崖略而言之神州赤縣五岳爲尊太元帝時
作配自今瑤池寶軸用祕真形誰其竊之負局先生述
五岳遊齊魯雍冀賢聖之鄉大哉禹功明德未央金臺
易水俠骨生香梁園鄴下藝圃擅場次大河南北諸遊
岷汶萬里其委三吳再起天目匯爲太湖蓊氣千年作
帝王都嗟嗟乎邯鄲臨淄今之武林姑蘇次吳遊若夫
山川詭幻兩越爲多天台雁宕余卽而家東海三山一

葦可跋洞天福地越得十二次越遊青神故壘白帝舊
城雪銷水漲一日江陵瞿塘劍閣自昔不守蜀道雖云
難登天亦何有次蜀遊六千大楚是稱江南茫茫洞庭
七澤注焉江漢好遊沅湘習怨指雲雨兮堪疑望蒼梧
兮不見次楚遊粵土疎理四時多暑高風揚塵滇境咸
春碧參玉筍幻出桂林蒼洱昆華兼產奇珍次滇粵遊
披圖九曲是爲武夷幔亭雲氣恍惘霏微莽莽寰區縱
余所如嗜而未食惟閩荔支俟將以閩遊終焉客斂衽
而謝曰有是哉是不可以無記遂記之皆萬厯纔十有
九稔記者滇西隱吏天台王士性恆叔也

五嶽游草序

鄞縣屠隆長卿撰

台州府志

震旦山川非高人韻士有清緣者不得遇至諸洞天福地神區靈跡尤爲造物所祕惜不輕以辱凡夫真誥稱華陽句曲洞爲金陵地肺左元放清齋三月洞始爲開三茅君授以神芝丹經而出武陵源僅一漁人得偶入南陽劉子驥復往訪之卽迷不得其處清緣於人若斯之難也世人不跼蹐籬落則踉蹌塵璫閒有興懷者又多阻於病羸奪於塵冗望岳而不得登臨流而不得涉者有之古今獨稱尙平婚嫁早完許掾情具雙勝後人往往想而豔之顧領略山水之趣亦視其人含文采者託以抒藻揚芬耽玄寂者假以采真訪道斯二者皆清緣而軒輊尙相距遼邈焉余友天台王恆叔寥廓士也

蟬蛻塵表車轍馬跡徧天下所至登高覽勝寰中佳山水一一屬其杖履入其品題最大者無如五岳古今遊人咸歎以爲不得兼而恆叔兼之至道家所紀洞天福地遊蹤不到者殆尠矣所至名章大篇洋洋灑灑與山靈爭長而又參心印於佛地叩丹訣於仙臺闡宗旨剔疑義往往多證悟之語所謂抒藻采真恆叔又二者兼之是造物之私於恆叔獨厚也不慧標韻似不減顧少局青衿困窮巷而無四方之觀甫入仕不數年卽罷去生平足跡於寰宇十未厯一及歸而家有百歲親不敢遠出近又好作蒲團工課迹邇心遐泠然獨往直將培塿而名岳之湫隘而清都之栖遲蓬門偃仰環堵不啻

足也此山水與不慧寡緣哉恆叔聞而軒渠之雖然余
終將有待焉恆叔以一官爲行腳而余他日將以雙履
爲安車卽名山洞府或爲余開而又何止於登覽也
重刻五嶽遊草序

嶽之有五天地巧於結構以成千古大文章有人焉抱
不世才舉險譎幽奇種種莫可名狀者以三寸管羅聚
几案間是又萃天地之大文章以自成其文章者也顧
海內不乏能文家求其足跡遍天下題詠滿名山者未
易多覲豈選勝無具歟抑或嗇於遇也吾鄉王太初先
生夙負雋才于書無所不讀以名進士厯官數十年宦
轍所至遍五嶽因得登峰造極各窮其奧作五岳遊草

大而蟠厚地矗蒼昊奇而擘巨靈剗六甲秀而降帝子
夢朝雲幽而藏仙都營佛窟一經點染覺神工鬼斧玲
瓏嵌空悉奔湊于毫楮是嶽瀆神靈卽先生精魄而先
生是集莫非岳瀆英華供其揮灑而縱橫也先生之遊
誠壯矣哉予幼讀是書竊心慕之然獲遊者不過吾越
諸山而已及筮仕以來始而滇雲繼而嶺表亦僅得擬
先生滇粵一遊他若西北諸巨鎮或一過之而迫於王
程白雲馬首不遑盤桓焉信乎遊五岳之難也先生之
遊不特其才爲之實其遇使然向非奉使西南握符東
北往復其地卽有百斛之才千秋之志亦何由吐其珠
璣爲山川生色則是先生此遊誠壯且難矣惜是書兩

經剗劖藏板俱失閒有存者止斷簡殘編不幾令先生
奇才妙筆漸至湮沒而岳瀆神靈亦黯然已乎故於休
沐暇特爲修輯去其魯魚亥豕重付之梓俾後之君子
披覽是書或有才而嗇於遇欲遊未遂者不出戶庭展
卷如對卽有一二高賢能如先生之遊亦將問途於已
經神交於異世其信先生當日萃天地之大文章堪與
五岳並壽而余亦得附名於不朽也夫康熙辛未孟春
同里後學馮甦題于雙嶺峰下之知還堂

又序

天地至大也事物之變至無窮也而人以眇然七尺之
軀塊處一室眼如鍼孔乃欲縱談古今懸斷天下事勢

必不能故古來通人達士每喜言遊莊周著書首以逍遙名篇言鵬鵬之運自南海以至北海屈平作騷雲車風馬歷扶桑而經崑崙言遊者莫侈焉然特空語無事實至司馬子長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陸務觀輩則真足迹徧天下而其文辭亦遂雄奇跌宕超絕千古遊亦何負於人而儒者嫌於玩物喪志乃有官衡陽而不登南岳者然則大禹之上岫嶠孔顏之登泰岱皆非耶明代聞人如都玄敬喬白巖王太初王崑崙皆嘗徧遊寰宇皆能以文詞發摠所覩記而太初先生所著則有五岳遊草先生夙植靈根下筆言語妙天下興寄高遠超然埃壚之外生長臨海台蕩括蒼自其家山從

給諫出參粵藩副滇臬典試巴蜀視學兩河諸岳鎮而
外如峩嶺太和白岳點蒼雞足諸名山無不窮探極討
一一著爲圖記發爲詩歌刻畫意象能使萬里如在目
前蓋天下之宦而能遊遊而能載之文筆如先生者古
今亦無幾人嗚呼名利之毒中於人心爭錐刀而競尺
寸如鼠入牛角如蠅鑽紙窗正由不知宇宙之廣日月
之大使能置身物外曠觀遠覽則諸累可以冰釋太初
爲言官而不阿權貴厯方面而清白著聲擢開府而堅
辭臥邱園而自得非唯天情曠達蓋亦山水之助爲多
焉今遊草一編具在人於塵勞轆轤之際試一展卷披
尋未有不豁然心開悠然神往者天機深而嗜慾自淺

以是爲解熱之清風療煩之良藥不亦可乎余雅好遊而甚慕太初先生之風流頃來台求其遺集不可得少司寇馮公再來偶得是編重爲梓行屬余序之其廣游記廣志繹諸書則將續購焉馮公官三事而勇退以山水文章自娛蓋深有意乎先生之爲人者也康熙辛未孟秋松陵潘耒書於東湖寓園

又序

余同年友馮公再來重鋟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郵致見示余得受而卒業因歎海內山川名勝皆造物所祕惜自大禹楯櫓所至探其險怪辨其物類而鑄爲鼎伯益復因之而著爲經是開闢以來第一部大文章後世

雖有善遊總不能躬歷一隅而抒寫其大略惟是古今
能文巨手又往往藉山川奇勝開拓心眼毋論籃輿蠟
屐能盡與不能盡皆可卽意中所激發著爲文章跼蹐
百代龍威丈人所謂天地大文不可舒亦以此爲造物
所祕惜耳非專爲登涉之難而言也太初先生諸作雖
爲五岳寫照但其文之沉雄古宕逶迤參錯蓋將畢生
精神與疊嶂層巒扶輿磅礴之氣相遇沐浴吞吐于寤
寐閒故能落筆搖五岳若此今復得再來爲之表章重
鋟垂久不致如前散佚與鼎沈泗水經燬秦灰同一扼
腕非文章有神獨往獨來于兩閒必不容磨滅者乎再
來以詩文鉅手所著如滇攷及見聞隨筆天台記贊石

刻諸書博綜山川人物皆可傳之無窮與太初先生宜其後先輝映讀書人卽著書人爲作爲述又非偶然也余與再來生年同而嗜學亦同今老矣抱疴又無不同計自茲以往皆未必復從事于筇杖使造物不能祕惜爲太初先生之續猶幸得讀是編以當宗少文臥遊亦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至于文章一道再來尙有餘勇可賈乎余也請從而後也
日閩中後學林雲銘謹題于西泠旅次

廣志釋五卷

見千頃堂書目楊氏刻本附雜誌一卷宋氏刻本無之其四夷輯迄未成書故序稱

六卷實止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此書又於五岳游草廣游記以外追繹

舊聞以補未及者也首爲方輿崖略次兩都次諸省附以雜志其四夷輯一種列目於雜志之前然有錄無書注曰考訂嗣出蓋未刊也凡山川險易民風物產之類巨細兼載亦間附以論斷蓋隨筆記錄以資談助故其體全類說部未可盡據爲考證也

廣志釋自序

余已徧海內五嶽與其所轄之名山大川而游得文與詩若干篇記之矣所不盡於記者則爲廣游志二卷以附於說家者流茲病而倦游追憶行蹤復有不盡於志者則又爲廣志而釋之前後共六卷書成自爲敘曰夫六合無涯萬期何息作者以澤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

殊故談元虛者以三車九轉而六藝之用衰綜名實者
尚衡石鑄刑書而結繩之則遠攬風雅者多花間草堂
而道德之旨溺傳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軌殊
無慙乎枘鑿不相入而事本末未易言也余志否否足
版所到奚囊所餘星野山川之較昆蟲草木之微皇宸
國策里語方言之隨意得則書懶則止榻前杖底每每
追維故實索筆而隨之非無類非無非類無深言無非
深言稗氏之家其且有取於斯乎總以六卷次之一方
輿崖略二兩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彝輯
夫彝也而獨系之以輯何蓋天下未有信耳者而不遺
自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遺心故每每藉耳爲口假筆於

書余言否否皆身所見聞也不則甯闕如焉敢自附於
近代作者之習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輯
云爾矣萬厯丁酉中秋日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恆
叔識

王恆叔廣志繹序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網羅見聞然後著
爲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巴吳楚游蹤頗
闊故曰不閱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
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
產仙蹤靈蹟怪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
余友天台王恆叔才旣高華而宦轍幾徧天下視子長

杜陵所到不啻遠過之諸名山自五岳外探陟最廣賦
咏亦多無論名山卽一巖洞之異無勿揆也一草木物
產之奇無勿晰也他若堪輿所述象胥所隸輶軒所咨
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之几席之下筆札之閒如五嶽
游記廣游志其大者旣改南鴻臚閒曹無事杜門卻埽
追繹舊聞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予一方輿崖略二兩
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彝輯噫備矣恆叔
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爲口緣虛飾實余言則否皆
身所見聞也余病餘寡營因得卒業意獨喜其敘山川
離合南北脈絡如指諸掌卽景純所述青囊所紀勿核
於此至譚河漕馬政屯田鹽筴南北控禦方略具有石

畫不爲卮言躍馬中原攬轡關河可謂有天下之志此
當不在史遷杜詩下宅則以資揮麈於稗官足解人頤
又其餘耳萬厯丁酉初冬日橋李馮夢禎序

刻廣志繹序

昔人謂性好讀書清福已具歐陽子亦曰物必聚於所
好故好書者往往得遇奇書微獨福也蓋前人著之而
或傳或不傳者後人得而讀之而且傳之自有性情感
召不偶然矣四明楊齊莊先生博雅醕粹藏書萬卷一
日示予一書爲廣志繹凡若干卷曰此赤城王恆叔先
生所著未傳之書也先生高才曠致平生好遊有五岳
游草有廣游志皆宦轍所至耳目所睹記其書已傳世

多有之後居南鴻臚追繹舊聞復爲廣志繹書成郵寄屠赤水先生序未竟而先生捐館矣此書遂流落四明楊齊莊先生得之藏且有年甲申秋予攝篆奉川屬以付梓時南北用兵天下雲擾僅錄二冊一自藏一付王氏諸孫丙戌兵變竄徙草閒錄本失去每深惋惜忽忽不自得雖所蓄金石琴研書畫鼎彝愛玩珍重者一時散亡都不復念獨念此書不置也甲午游四明遇同學李懷帖家藏是書予輒喜過望如見故人請假錄之無論出處必攜反覆校閱卽寒暑晦明寢食憂喜無閒也若與恆叔先生同時商推焉徧質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嶽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顧寧人項東井諸同學咸

謂是書該而核簡而暢奇而有本逸而不誣其志險易
要害漕河海運天官地理五方風俗九微情形以及草
木鳥獸藥餌方物飲食制度早晚燥溼高卑遠近各因
時地異宜悉如指掌使經綸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見
諸石畫可以佐太平卽其緒論亦足供王謝塵談

原缺談字

塵作鹿
主今正

有裨風雅不似齊諧志怪虞初小說百家雜俎

誕而不經玉卮無當也念是書當兵火之餘得而失失
而復得相去凡三十年於茲而今日得壽諸剗劂以傳
不可謂非性情感召不偶然也夫誦詩讀書古人謂之
尙友或亦予與恆叔先生有夙契哉乙卯冬偶過天台
訪廣游志不可得得五岳游草而卒業焉內雜志一卷

有志繹所未備者附梓於後以傳先生未傳之書併以副齊莊先生付託之意云
康熙丙辰菊月析津楊體元題

又序

香山楊子解天台之組至禾手王太僕恆叔先生廣志繹六卷示余將命之梓余曰是薈萃諸家標新領異有所寓焉而成是書也古今志地者多矣博通者考沿革游覽者志巖壑體道者愉悅性情之閒而探經世之大略攬形勝審要害以爲行師立國之本圖志量不同而有資於地一也顧括地諸志卷帙數百窮年不能竟其業而又雜採傳記未嘗親履其境不無彼此牴牾以酈

善長之精博猶以震澤南從漸江入海靈邱之爲雲爲
齊西平之爲汝南爲臨淮混而一之其他又何譏焉太
僕車轍滿天下所未厯者七閩及殊方異域耳所至搜
考遺佚風會物產一一詳覈又父子兄弟累代卿貳自
襄裕公以來數厯中外耳目濡染已非一日偶有綴述
自出尋常畦徑之表是編也在五嶽游記廣游志之後
樾關謝客追繹舊聞而成之若自託於鄱陽隨筆相臺
程史之次而邊徼阨塞河淮侵奪郡邑同異賦稅輕重
一切軍國大政悉數而不能終者卽在品隲山水銓敘
草木蟲魚之內以待有心者之採擇夫豈稗官說家之
所能比絜耶香山知所愛重而公諸世亦非俗吏之用

心也是其性情術略懸合於太僕者深矣康熙十五年
歲次丙辰中秋日橋李曹溶題

重刻廣志繹序

吾邑前明王恆叔太僕士性三生慧業一代名流百氏
暢其咀含五嶽恣其游覽胸羅邱壑唾落煙雲莫不卓
卓垂今駿駸入古而以廣志繹一書爲最夫以太僕名
門秀毓朝籍早通宦迹幾徧於寰中雅尙夙超夫物表
向子平尙牽婚嫁便起遐心謝靈運偶現宰官未忘結
習幽巖絕壑支筇獨往之時通邑大都傾蓋高譚之會
合勝情與勝具千山爭迓星輿話某水與某邱一生半
經雨屐因而擘窠作字拂壁題詩續招隱之吟葺漫游

之錄固其所也而乃蒐羅往事詢訪時宜燭險怪如犀
然瞭川原如螺指舉凡關河扼要風氣遷移旣縷析而
條分要事賅而理舉迥非耳食鏡懸興廢之由漫付談
資轡攬澄清之志進百家而挹注漏卮玉卮啟三篋而
傳鈔溶同金粉以視鏤冰翦綵鋪張一夕之登臨片羽
零璣掇拾五方之志棄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書梓
於康熙丙辰而流傳絕少惟同邑洪筠軒司馬頤煊家
有藏本今筠軒遠宦粵東乃取郭石齋秀才叶寅鈔本
與余往歲鈔本互校一過重付梓人蟬蝨未薶豕魚難
免狎鷗之莊安在久歎蒿萊印鴻之爪尙存亟登梨棗
當亦一瓣所奉爲心香九原所默爲首肯者乎時嘉慶

二十又二年歲在丁丑夏四月文林郎陝西鳳翔府扶風縣知縣臨海宋世榮撰

按宋礪山大令所刻台州叢書凡七部八十卷首爲馮蒿菴侍郎見聞隨筆次卽是書賴以流傳有功桑梓大矣

黔志一卷 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明王士性撰曹溶收入學海類編中核其所載卽士性游記中之一篇書賈摘出別立此名以售欺者也

豫志一卷 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明王士性撰亦其五岳游草之一篇曹

溶摘入學海類編者也

王硯集六卷

見千頃堂書目澹生堂書目今不傳

按五岳游草十卷凡文七卷詩三卷皆紀游之作此集當在游草之外平居酬應感興之詩文也惜已佚矣

桂海志續自序

粵西文載廣西通志

按此文見五岳游草卷七

昔宋范成大帥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桂海虞衡志稱其勝甲於天下余以萬厯戊子典蜀試攬勝紀遊樂焉忘死已自蜀改粵時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也亦爲刻入蜀三記於郡齋是何與范先生易地而同思邪其後范鎮蜀未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爲粵

遊志首獨秀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巖次省春次灘
山次隱山次龍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
終以訾家洲

遺文

白鷗莊記

臨海縣志

白鷗莊者余郭東溪頭小隱處也余自滇乞骸歸九州
已徧六岳咸舉胸中灰滅世念灑然無事真可狎鷗而
盟之故以白鷗名其莊云東方曼倩之言曰吾大隱金
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蓬蒿之下余不能爾爾故止堪其
小也余生而憚暑復雅尙在山水閒方其青衿斗室卽
思人生行樂貴在及時倘家有池塘一片養魚種荷散

髮納涼不作揮汗呿唔卽乏簪纓亡傷也倖而入仕果
於郭東得溪頭屋三楹桃花地一區然無力爲誅茅累
土計已竊祿二十年所每歲必綜其升斗之餘漸開剔
之乃始浚曲池三畝縱橫隨勢得二洲三島洲島非特
設卽以畚缶所施處浚之深則成池培之高則成島浮
之平則成洲洲後長松落落蒼翳蔽日拓架六楹不施
題并余在苦塊有芝生石中是爲紫芝白石山房房後
伐棘構小樓三礎凭虛四眺青山入牖禺中丙夜松風
鼓濤謾謾下蘋末入池水與蜩蟬爭籟是爲空濤閣中
洲廣袤尋丈僅容亭趾亭之側八窗洞開承以露臺際
以平橋圖以名山臥游四壁響苔亭左右蓄游魚千頭

藕花數百菱當其微風嫋嫋攀荷蕩珠目眩若雲是爲
綠雲亭亦卽釣亭島南疊石壘空五嶽一拳飛礎高砮
曲洞連環邱亭石欄跨獨木其閒手把楞嚴維摩造竹
下嚼白蓮華而讀是爲蓮社東島竹籬茅舍時就簷下
汲水煮茗若其返照入林正落石牀茶竈上是爲夕陽
塢塢邊夥植木犀秋宇天香金粟離離是爲小山叢桂
西島員亭如蓋週畫檻焉松杉夾水下繫釣船浮光耀
金得月爲最是爲先月墩墩下有臺樹洞庭橘瑤花滿
地星寶倒垂芳馨襲人螺旋而上是爲嘉樹臺清溪溶
溶白石齒齒堤之而匯于深池扁舟弄月恍惚龍女戲
珠而出是爲白龍谿瀕谿有崖橫百尺懸碕織楚秋江

菡萏雲錦五色是爲芙蓉城纍纍三石忽如落星盤渦
轉石浴鷺驚下是爲三星石水心之劍蘭亭之字汎清
漣漪修禊上巳是爲曲水瀨竹林精舍廬岳高僧焚香
埽碧喃喃經聲左有傑閣牙籤玉軸五千卷得十二焉
世傳天台藏也是爲小祇林爲龍藏西舍晝春響遏流
雲石家金谷以娛美人是爲雲碓山椒舊有白雲宮龍
歸雲懶作幽人伴片石枕頭獨往獨返是爲臥雲坪巨
坂頽頽茵草而坐譚名理雜世諦更相枕藉樂不知疲
是爲忘歸石嗟嗟是地也宋祕閣陳先生良翰所營而
居也三百年閒傳于所不知之何人而展轉及余余安
知來者之復爲誰也余又嘗登樓而望高墳淺土林林

若蒿邇以爲台之北邙而陳先生其時者所未有也夫
後視今今視昔白衣蒼狗世態大都若此矣余時時酒
澆之而呼之曰塚中人塚中人悠悠青山爾居其內我
觀其外居者爲歸人觀者爲過客吾汝自來去其此風
月夕語未竟彷彿有依女蘿而言者曰歸休乎君哉爲
我試觀平泉醒酒虎邱點頭二石俱存否余應之曰諾
長嘯而去

按台州札記明王恆叔士性白鷗莊在山宮溪左側
本宋祕閣陳良翰東巖堂故址恆叔自記有曰紫芝

山房

按記云紫芝白石山房

曰空濤閣曰綠雲亭曰蓮社曰夕

陽塢曰小山叢桂曰先月墩曰嘉樹臺曰白龍谿曰

芙蓉城曰三星石曰曲水瀨曰小祇林曰雲碓曰臥
雲坪曰忘歸石亭榭久已荒蕪唯基址尙存俗稱王
菴云按綠雲亭卽釣亭小祇林亦爲龍藏並見記中云
遺詩

歸天台

一萬八千丈白日行爲斜羣山若塍埒孤標隱嵒呀
彷彿天中垂一朵青蓮華四望周千里莽蒼瀛海涯
山高風亦烈草木春無花四時祇煙雲晨夕呈天葩
東南無復勝咫尺有吾家還來臥此山煮石餐施霞

蓋竹歌送王西之先生解綬還赤城

君不見宇內洞天三十六元都仙伯紛相逐乾坤溟滓

初判時巨靈攫取私南服玉京委羽不足奇亦有蓋竹
天南巋香鑪峰高元鶴舞天門路狹罡風吹洞天日月
無終始誰其治者商邱子忽逢大塊飛劫灰謫向人間
作仙史乞得天孫雲錦章來時挾之下大荒寶光不減
俗緣淺一入長安鬢已蒼黃金臺下春風改滄桑幾變
仙長在五斗何煩役世塵扁舟卻自還東海鄉里小兒
誇錦衣誰爲我貴知者稀胡麻可飯水可飲白雲洞裏
遲君歸我聞此洞多素書葛洪謂是神仙居他年若返
雲中駕七夕相招幸待余

惡溪道上聽猿聲

明詩綜下三字作聞猿二字

惡溪不可涉流水

明詩綜作地險

亦何心石觸雲根出灘迴蜃

窟深繁霜沙際白落月渡頭陰轉憶巴巫道

明詩綜作
豈異巫陽

峽清猿兩岸吟

泊鄞江

錦纜牙樯江上舟採菱歌斷雨初收白雲半掩林皋色
紅葉全驚海國秋霜落魚龍游淺渚月明鷗鷺起芳洲
客懷澹蕩隨流水不共蘆花相對愁

將次海口

蒹葭秋水木蘭橈挾客來觀海上潮萬里蒼茫空碧落
三山縹緲接青霄西風木落驚帆影南極星明射斗杓
目斷扶桑天外盡何須鞭石駕危橋

老僧巖

雁山雜詠之一

苔衣深沒脛一定不知年從君問息機茫茫無始前

再宿王將軍石室

四首錄二

王將軍園亭在駐蹕山

種竹移花欲滿庭高齋雨過萬山青怪來無事銷長日
起向松根斲茯苓

翠嶺岩堯戶不扃竹林深處有孤亭午風吹夢人初醒
一卷牀頭相鶴經

尙書柯玉峴先生夏卿

台州府志柯夏卿號玉峴別號遯菴父時遇字少登弱
冠能文兼工草書以恩選任東昌別駕三視邑篆咸有
政聲轉常德同知解組歸按時遇號華頂有訓子篇乃
子之事以寄其家據此卽夏卿八歲失怙二十四歲舉
事解得歸亦以罪罷歸也

鄉魁丁丑成進士時澄江水清三日益自杜範趙鼎後
至是而三見也授刑部主事多所平反每冬寒備薑粥
蘆橐給獄中人調兵部歷職方司郎中歷練老成楊司
馬嗣昌敘贊畫功賜金幣轉天津兵備參政庚辰冬河
東三府饑教臺村盜起震驚都城廷議遣帥將盡屠其
村夏卿計縛其渠魁餘眾悉放還生者數萬戶教臺民
爲立祠焉以母老子告歸省隨值世變閒關越齋志
歸以詩酒自娛林居植忍冬蔓于書屋顏曰忍冬軒所
著有忍冬軒集十卷娛老詹言八卷涉古日鈔自得軒
格言一卷

按通鑑輯覽順治三年春魯王以海遣柯夏卿曹惟

才聘於唐王聿鍵聿鍵加夏卿兵部尙書惟才光祿
寺卿蓋上年六月魯王稱監國於紹興以夏卿爲禮
部侍郎至是使閩唐王復授爲兵部尙書也是年六
月 大清兵克紹興魯王遁入海禮部侍郎陳函輝
哭入雲峰山投水死而夏卿則改號遯菴歸隱終老
焉然則玉峴雖不及寒山先生之烈亦豈與蔡宸恩
馬鳴鑾諸人失節者同類而並譏哉

風雅遺聞柯玉峴晚居林下爲黃巖風雅主持息林十
二子半出其門工書畫求者盈門有索書索畫如同索
債之語畫不多作傳者殊少書則故家多藏之嘗於友
人王竹雲所見其草書詩稿一帙潦草中筆格風韻自

存其詩一句有塗改再四者又見前輩於此事不苟也

黃巖集凡例

王太守詠霓著

當鍾譚詩歸盛行天下趨於鬼派

於是雲閒起而振之

按陳子龍字臥子青浦人

虞山又極力而擯斥

之豁然見天日矣願吾鄉自遜菴老人始沿其波至

國朝息林十二子則社繪雪齋諸刻又暢其流而不知

改亦可謂不善變者已

遺書

地理日鈔

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自得軒格言一卷

見浙江通志今未見

娛老詹言八卷

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俱入別集類黃巖志入子部說家類今未見

涉古日鈔一卷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黃巖志入雜家類今未見

忍冬軒集十卷見千頃堂書目今所見者雁游草一卷

一卷七律一卷文記一卷序一卷康熙王子刊本詩五律

按玉峴五子長濬次漸次深次潤幼治濬歲貢生字茗

柯號容堂本名禧字羽生著有歷朝帝紀四十卷史譜

八卷一作歷朝譜記十二卷又史苑逸言八卷梓里甘

聞六卷卓拂查言六卷容堂讀書錄八卷讀書果八卷

陋室權六卷懶然草四卷詩序隨意草八卷書凡十種

然無一卷傳者漸號楓山有楓山遺草已燬濬改名禊

字湄在與治皆以詩名治字九疑號小山有天文書四

冊見四庫全書總目潤無表見蓋與兄弟皆諸生也

又按玉峴字仲倩兄弟四人長春卿字伯約次即仲倩

次秋卿字叔葩次雷卿字季光號雲起崇禎庚辰拔貢

秋卿子澄字廣生號鑑水著有南窗稿孫映萼字棠木

號怡園雍正癸卯舉人著有朱子駐節黃巖錄三卷文

公分年紀略一卷怡園雜藝一卷

忍冬軒存橐後序僧超第撰

余自游甌時則熟聞丹崖有柯遜菴先生者其名德則

肆彰於家國其才其學則卓犖於古今殆合隱顯出處

閒悉能無所媿者也蓋公在前明之際早能以家修出
爲廷獻敷歷中外允著大猷世之欽其風裁沐其露澤
佩服其嘉言懿行者亦旣載諸口碑臚諸國史籍籍於
邦人父老而烏俟予之置喙爲也獨第之深有所感者
以余生也晚不及親炙光儀而江河日下世變風移不
能無慨於人之云亡德徽浸遠後生小子末由奉公之
型範以相周旋而寂寂丹崖靡所藉以爲起衰一助也
雖然幸公尙留三丈夫子善讀父書克敦庭訓無纖芥
輕肥之氣與世之糾縉者大殊此足以見公之培其源
也深斯後人之衍其流也大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可斷章以爲公之家世頌已余於丙寅深秋偶浪迹

於公之梓里獲與嗣君游數過公之別墅躋其書樓遙望九峰煙黛冉冉落欄楯閒而哲人遐矣感慨係之俄復覩公之手澤於卷幅中赤虬翔而青鳳舞無以形容也蒙嗣君埽榻燕言娓娓移日余亦自忘其爲方外人而數數相過從亦數數出其尊人之詩文相示逮丁卯之夏則嗣君以余爲庶幾知言也者而罄示其家藏全集弗翅數十卷繙披之際覺斗牛閒紫氣連緜而奎壁之輝芒錯出也余竇方外人烏能深識試憑臆言之大率公之優游林下者爲日孔多而復丁改玉改步之際難免寄慨滄桑寓情榛隰則姑藉琴心酒韻以自耗其經綸未盡之思故其詩若文也亦廟堂之趣短而山林

之興長不惜隱其所爲華國鴻文奕奕然抉雲漢而昭
鼎呂者舉託之於清泉白石花草蟲魚識者有以悲公
之志弗伸感公之才未罄而黼黻隆平如鳳之叶響歸
昌八伯之賡歌糾爛不亦大可惜哉是以凡有結撰弗
屑與詞人學士較短長於組繡閒率皆直據性靈橫胸
而出之橫手而書之橫口而吐之其詩也有時若穿雲
月出海立山飛而不必爭體裁於開元大厯也其文也
亦有時若春雲之繚繞秋水之澄瀉風雷之出沒煙雨
之卷舒而不必競於先秦兩漢也雖未卽懸之國門而
留爲名山大業俾後之景慕公而弗獲見者見公之遺
集如見公焉況公之諸嗣君罔忝先人什襲其藏奉之

以無失墜柯氏之世德其代有興者乎吾雖方外人不能嘿然緘其喙也已著雍執徐之歲天山月震旦散人超第題于九峰精舍

按丙寅康熙二十五年據序似先生卒已數年矣先生生於萬厯三十八年庚戌三月十七日至順治丙戌年才三十七歲卽自號遯菴毅然不仕是豈酣豢富貴者所能爲哉後生小儒橫加詆議亦未論其世焉耳矣集中有丁巳降日及丁巳夏禱雨詩則其卒當在丁巳之後丙寅之前其年蓋在古稀內外也

遺文

所見記五首序三十八首今錄二首以見一斑

遊避暑亭記

秋老氣疎天晶泉冽柯子呼童攜酒策杖獨步東皋途
值鄰叟揖余曰何之余曰風物斯美聊以行國叟能偕
我乎曰可余乃攜手摩肩相與迤邐平楓林盤桓乎古
鰲睨九子峰如初削青蓉與山椒白練相映帶留連久
之入瑞隆

原作遂
龍謨

院而憩止焉時桂馨初謝菊英方粲

寺僧餉余苦茗啜茗對菊洵樂也緩步寺門從石橋稍
折而西沿溪行皆密箐幽林林有避俗亭蓋邑侯芷沅
張公所葺者規制雖小置一几于中坐堪五六方入亭
則耳有澗溪之聲目有松竹之色胸中塵坌于焉頓豁
余遂酒此亭而酣之鄰叟詰余曰邑宰建亭而名避俗
者將避闔閭之俗乎余曰否牧民者奉璽書以視百里

必訪土俗以協民情風俗其所有事也烏乎避是欲避
簿書之俗乎余曰否簿書者兵刑錢穀考成在茲藉以
報天子而澤蒼生烏乎避叟曰然則侯名此也何居余
曰侯所云避者有六二者不與焉顏色未同陽鱗爭趨
者其俗爲吹希望恩旨脂韋結納者其俗爲妖借援罔
上招搖谿壑者其俗爲蠱陽交陰訐厲物便己者其俗
爲魅鎚銖未及詛謗先騰者其俗爲蠱告誡欲施聲色
拒人者其俗爲驚凡此皆有害于宰不可不避者也以
澗溪洗其耳松竹刮其目一觴一咏以滌其胸避之之
術亦過半已宰孰急于是叟曰微子言我固不審茲遊
也旣得俗解而又收泉石之勝惠我良渥乃洗盞更酌

山花復開夕照已在峰矣別僧于石橋而歸

按張中選字龍城沅

州人康熙二年由生員特授知縣在任八年利興弊革縣志有傳祀名宦祠

海國回春頌序

劍浦熊侯治黃之明年仁風翔洽德音宣播戶有弦而衢有歌於是被其澤者采其聲輯爲海國回春頌而令余綴其端余言曰旨哉頌之言春也余聞天之五氣成歲功春則爲首人之五德應萬事仁則爲元是春者天之仁仁者人之春也天慮物之閉於寒沍故煥以春日慮物之萎于槁壤故澤以春雨將欲變化之鼓以春雷將欲嘘拂之被以春風將欲滋茁之濡以春露天以此仁萬物而不尸其功然則侯者吾民之天也吾民未聞

有淵之墜塹之墮鼠憂未出也未聞有轍之涸谷之暎
病暍莫潤也頑廉而懦立矣老恬而少康矣稂莠則去
之良苗則植之害剔而利興矣其融融然靡纖不燭靡
幽不煦洒洒然源則圻之流則晰之非侯之日與雨乎
侯怒而畏威者革其面侯喜且樂而懷德者感其和蒙
澤者飲其甘非侯之雷與風若露乎是侯以此春萬民
而不尸其功侯既春之而民且遊於春而罔覺其報也
言父母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其感激歌詠之詞
蓄于心發于口者未嘗不著之什是頌也猶有甘棠緇
衣之遺意乎惟侯能永致其春惟吾民能常享其回春
之樂海國熙熙春臺其未艾歟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請爲採風者獻

按熊兆鼎字富西豐城舉人康熙九年知縣事在任六年

遺詩

按黃巖集選二十七首今錄五首以見一斑

丙戌九日山中風雨有懷

世事眞成夢乾坤一夕浮何人能載酒此日獨登樓
霜葉染紅淚霧山籠白頭孤懷飛鳥絕極目海天秋

按丙戌六月魯王走台州遁入海此先生懷魯王詩也

寄懷家兄楚蘅司李二首

集澤憐鴻雁遭時念鵲鴿廿年同故國雙淚各新亭
入夢傾肝雪開書見鬢星暮雲何限意細語蓼花汀

過庭君有子繞膝況多孫世路餘兵甲吾宗老弟昆
秋

風南畝秫春酒北堂萱努力酬明發吹簫敢和埴

賦得老逐眾人行 乙卯八月初十夜

宵奔石留藪漆漆竟無天白水誑平路青燐照去阡憎
聞兒女哭幸見虎狼憐衰鬢今如此芒鞋但布纏

按此官兵收復黃巖先生避兵而作也

代燕子乞留巢 乙未五月

悠見閣下有燕巢之歲乳燕將成頑童戲於閣上巢竟
毀焉余憫之爲此詩

幾年懷舊借枝栖何許辛勤陌上泥掠水元裳疑露溼
舞風紫袖惜花低不辭瀚海層波險豈爲雕梁春色迷
欲傍乳雛成羽翰狡童憐我莫輕擠

蔡按柯玉峴先生以前朝部臣隱居不出當時新進之士必有欲中以不測之禍者適燕巢被毀有感於中因託鳥言以見意焉考乙未乃順治十二年先生年才四十六耳首以懷舊爲言見所以不仕者爲不忘故君也末以乳鵲爲言見所以不死者欲教諸子成立也興象幽微而訓詞深厚卽此可以見先生出處之概矣

台學統卷十七

台學統卷七十八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五

侍郎馮蒿菴先生甦

台州府志馮甦字再來號蒿菴明陝西運使學易曾孫

也

按學易字韋卿隆慶丁卯舉人

目有重瞳未晬而孤母旌節戴太淑

人教育兼至六歲屬文能脫蹊徑長益篤學凡天文地理河渠樂律以及詩賦古文辭靡不窮其闢奧在鄉校時已具先憂後樂之志順治丁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釋褐永昌推官永昌遠在徼外不欲以母老涉萬里謀

棄職供甘旨迫于母命乃奉母以行甫下車值緬師初旋更遇游饑民多委溝壑力請上臺發騰越積粟賑之全活無算郡中子女爲賊所驅陷入夷島者甚衆親入夷境勸諭酋長咸得縱回郡守報施甸鳳溪二司增賦數千石力言蠻獠刀耕火耨田難畝計況額外加征非治世所宜事得中止西藩開釁水西誣同知羅某通寇羅沈獄日久爲剖雪乃生陞澂江知府澂近省會藩下放馬擾民且購豆麥半給其價而斗斛加倍多致破產詣省啟曰民爲邦本公西南大藩忍股削以釀亂乎竟爲罷去督撫交相倚重調守楚雄兼攝雲南大理及臨沅道按察司諸篆廉能益著請終養以母年未七十格

于例康熙癸丑窺西藩跋扈狀亟遣妻子奉母歸亡何
難作追執回滇母憤恨成疾還一睇眎甦遂訣甦念母
死無他顧戀知粵藩實與逆貳遂棄家走粵說安達公
以全粵歸 朝廷議稱其克盡忠貞擬陞廣東布政使

特旨陞授廣東巡撫時大兵雲集芻輓不敷甦運籌
畫策兵民咸安疊上褒忠恤民足餉理鹺糾貪去弊諸
疏皆封疆大計切中機宜被俘婦女載道疏請聽其親
屬認領民尤感戴晉刑部右侍郎逾年轉左在部讞決
多所平反 上嘗清理刑獄語李杜馮三相國云馮甦
品望才情還出魏象樞之右侍經筵 欽賜日講諸書
已未 殿試讀卷乾清宮應 制賦詩甦首就進呈

上更稱善傳示公卿交閱施侍讀閨章贈詩有受 詔

近傳新句好親承天寵與深論之句辛酉大兵進滇請
敕行閒將軍督撫查發母櫬眷屬輒抗疏陳情歸合
葬母于父贈公兆次遂臥邱園顏其堂曰知還亭曰芳
敘日以詩文自娛或與老友遨遊台宕閒聯吟唱和未
嘗以隻字干有司至有關桑梓利病者言無不盡平生
富於著述尤究心經濟之學所著有滇攷見聞隨筆劫
灰錄撫粵日記奏議語石園稿南中集知還堂稿行于
世在滇時以文望推修省郡各志歸林後應聘纂輯台
郡志考核確當義例精嚴皆卓然可傳者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墓表

邵長蘅子湘撰
青門稿 代人作

臨海馮永年述其考刑部左侍郎諱甦字再來之行治
閱閱世次以來請曰惟馮氏之先自宋觀察公諱安國
者始家台世爲台之臨海人明河東鹽運使諱學易公
曾王父也庠生 皇贈刑部左侍郎諱元鼎公王父也

皇贈刑部左侍郎諱繼祖公考也 旌表貞節封太

宜人加贈太淑人戴氏公之母也公生數月而孤太淑
人苦節鞠育之幼奇慧目有重瞳子以順治丁酉舉於
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司李奉太淑人之官會歲
饑請於督撫發騰越積餉分賑之所全活無算郡遭賊
蹂躪後子女多陷身夷島公出數百金賂夷目得縱遣
各歸其父母以最遷澂江守又調繁楚雄兼攝大理雲

南及臨甌道按察司諸篆所至治有聲跡未幾而逆藩之變作先是逆藩吳三桂專制滇黔久生殺自恣所爲多不法公策其必反以終養請格於例不果乃謀遣家屬奉母歸逆藩偵知之執公至會城環甲以守而馳騎邀還家屬母驚恚疾遂革旣卒視不受舍公號踊曰吾母慮不得與父同穴耶兒所不力圖吾母歸先塋者死無相見目乃暝是歲康熙甲寅十二月也逆藩欲降之拘之僞都督署防守甚嚴公求死不得或說曰公徒死無益古人達權之義云何聞粵藩雖變與逆通然勢不相下方議遣使往公盍乘此機謀脫虎口事尙可爲也公然之請以妻子爲質往使粵逆藩不疑遽遣之公至

則與粵東諸公共謀歸國閒道達蠟書 上嘉其忠悃

詔優敘廷議以知府推陞廣東布政 上特命超遷廣

東巡撫撫廣十餘月前後條上軍民利便積八十餘疏
多見施行內陞刑部右侍郎尋遷左康熙十九年王師
入滇公念母匱異域方具疏陳請而會永年亦投謁軍
前得知闔門安全狀公再疏請假歸葬 詔許之抵燕

湖則永年侍母奉太淑人匱適至遂歸合窆於贈公墓
焚黃封鬣卒踐同穴之願公之苦心蓋至是始大慰也
已公自是亦優游林泉不復言仕後若干年爲康熙壬
申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里第距其生明崇禎戊辰得
年六十有五配侯氏封宜人加封淑人前公四月卒壽

六十一歲其生卒皆壬申子男二人長慰殤次則永年也候補四部主事女三人諸生何文弼楊永清洪熙揆女夫也初侯淑人與永年陷賊凡八年瀕死者再闔門張皇淑人神色不變曰吾早知有此我輩死忠死節奚懼爲旣以癸酉十二月某日合葬公與淑人於臨海涌泉鄉蟠龍山之原而未有以碣諸墓故再拜以請蓋永年狀云爾予按宋史吳曦反蜀中以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不視事卒與楊巨源李好義諸人密謀誅曦公之功雖不逮丙而閒關自拔挈全粵以歸朝廷且毅然舍骨肉妻子亡稍顧戀其所爲有難者當是時吳逆以鴟張跋扈之雄白首舉事郡縣吏望風瓦解計

惟有降與死耳降則身敗名隤君子羞之卽死而無濟於國論者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志之未遂若公者委蛇觀變以圖濟國事卒之身名俱泰室家無恙倘孔氏所稱可與權者或近似歟予乃按其大者而論次之使表之墓上其他誌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三台詩錄馮甦字再來號蒿菴臨海人順治戊戌進士由永昌推官歷府道特旨授廣東巡撫未幾晉刑部右侍郎轉左罷歸家居以著述爲事事蹟詳杜尙書臻所撰墓誌銘康熙己未殿試充讀卷官竣事上賜茶乾清宮命與少宰張繡紫少司馬孫忤庭等各賦詩少司寇詩先就有還看景運息戈鋌之句上諭鋌字稍生

少司寇伏奏云因杜甫有戈鋌明雪色句後人相沿押用 上復諭險韻排律用之不妨律詩似宜他擇卽而奏改定有鄒枚供視草還看房魏畫凌煙云云 上首肯稱善旣出同官盛傳誦施侍講愚山有句云受 詔近傳新句好親承 天語與深論蓋指此也

按東華錄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尙之信叛從吳逆守其父平南親王尙可喜第十月二十九日可喜以憂卒十二月尙之信遣人齎密奏至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十六年六月尙之信襲平南親王初尙之信奏僞巡撫馮甦不忘 國恩協謀歸正遂授馮甦爲廣東巡撫已而傅宏烈奏馮甦爲

逆賊吳三桂顧待甚厚且其家屬俱在雲南今茲投誠乃出於窮迫請安插內地以絕其暗通聲息上授馮甦爲刑部侍郎令其來京候補十二月以馮甦爲刑部右侍郎金僑爲廣東巡撫十八年五月轉馮甦爲刑部左侍郎以焦毓瑞爲刑部右侍郎據此則蒿菴在滇實嘗受吳逆僞命其初爲巡撫乃吳逆所授反正之後朝廷仍以原官授之耳然蒿菴久宦於滇家屬咸在而吳逆變起倉猝實不及防藉令罵賊而死闔門殉節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優爲而蒿菴不能者竊意徒以老母在耳迨母氏旣亡粵藩乍叛蒿菴乃得以吳逆之僞臣與尙之信往來通好審時

度勢說之歸 朝而已亦得藉以重視天日可謂能以智自全者矣尙之信謂其不忘 國恩協謀歸正此實錄也傅宏烈恐其受賊顧待暗通聲息豈知蒿菴之心者哉至府志謂其母殉于滇叛之初棄家走粵則吳逆之叛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其母之殉在十三年十二月是時粵藩尙可喜初未從逆若果於此時走粵卽可以身歸朝矣何待十六年始赴京耶蓋欲諱公之受僞官而不知適形其謬耳其後立朝四年魏文毅魏敏果施愚山毛大可諸君皆相引重亦可知其學問文章足以見推朝士矣至二十年辛酉大兵入雲南請 敕行閒查發母櫬眷屬抗疏

乞歸合葬其母於父墓遂不復出以是知公非耐心
於富貴者也蓋公之生平立身制行其瑕瑜不掩如
此邵子湘高淄川皆謂其可與權殆庶幾焉

雜紀

送馮司寇奉 旨葬親序

黃興堅府志

康熙十九年大兵入滇刑部左侍郎馮公以其母太淑
人櫬暨配淑人等在滇乞恩於 朝行令各將軍護歸
故土次年三月公之子永年自澂江告謁夏四月偕其
母淑人扶太淑人柩發自滇將抵楚五月公循例疏請
迎葬以六月奉 旨趣裝首途余於行之前五日造請
而言曰甚哉公孝之大也自太淑人歿阻於西南公合

防之志旦夕以之今征南大將軍

名賴塔官都統

奉詔敕具

郵符導太淑人柩而出境使駭

音閩

之必供寓望之必戒

訾算發軔

音允

之必豫道路踔遠若在咫尺公志其慊矣

乎夫公之淑人與子女又所以守太淑人柩而莫之舍
焉也時滇南方擾亂妻子不自保母柩之存亡其可必
乎哉乃相距者七年各各以無恙而聚於今此天所以
相公而益成公孝也今載膺寵褒馳恩祖父而母節
以滋顯蓋公之孝至此而極矣公撫然有閒而謂余曰
甦何力之有此我兩太淑人貞節所致也我母承我祖
母後倍嘗艱辛又兵燹排竿銜憂以死四十年挺厲之
志鬱紆菀結足以動天地泣鬼神其必有陰爲之脫萬

險卽乎安全者非倖而獲也語未畢公復矍然太息而
言曰我太淑人之有今日也以我 皇上也 皇上以
孝道治天下推恩所生俾甦兩世得蒙 旌贈兩大典
屬者亂初定重郵轉道得以歸母喪又 敕所司覆護
得保全甦得以赴前途親扶挽皆我 皇上恩甦少孤
苦遭世變一旦偕妻子還鄉里復上先人之邱隄以
國恩相祭告此 天賜也甦敢自私哉余聞之喟然曰
嘻余今而益知公所以爲孝也公罹艱險迄於今少慰
矣而尙念所生以其恩推本於 君父是始終孳孳於
忠孝之大而無忘所自始馮氏之函蒙祉福一一以暢
遂其宜也夫天地閒一隅之槩孤行側立尙能以其精

英表襮至無窮況死生諸大節萃於一門者哉余先者
已爲兩世淑人傳稔其詳故於公行也益爲公喜喜而
歎不能已於歌歌曰俞元屹若輦大疆疇其掌之漢中
郎熒僮維沓祠竹王蠻煙瘴雨驚不良咄哉西南起機
槍跳身虎穴詎相望父兮母兮各一方何有妻子摧肝
腸六師齊下武力強驅逐豺豕如孱羊尺書一下播遐
荒牂牁次第通輿梁含毫夜草赤白襄詞意款款爲感
傷 詔書騰下玉帳傍大帥羽檄窮搜將一朝眷屬去
河陽靈輜偕輓歸故鄉故鄉回首二十霜石門宰木餘
青蒼烏頭嶸嶸誠所當 恩綸十道加輝煌臨海節義
兼文章星流大光劍吐鉞歸其尺土封如堂 國憲家

猷罔不臧維公此行屬紘綱及三秋兮舉焚黃我爲歌
驪歌數行朔風驚旆何泱泱

俚言奉贈再翁老先生

查培繼字王望海甯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江西九饒南道

名人詞翰

君不見西京馮子明破羌絕域莎車平又不見貞觀馮
刑部賜金旌直光門戶先生豈其苗裔歟胡爲韜鈴法
律同詩書早歲牽絲理金齒歷仕滇徼泛素履板輿阿
母黍陔歌黃花晚節欺桃李風塵瀕洞雁嶺隔惡若哮
虎相逼迫先生譚笑死生閒爲韓報漢神擘畫擁旄仗
鉞趙佗城手提百越還 皇廷海波不揚金甲靜書生
事業何崢嶸通侯之賞不靳爾晉貳隴卿聊試以五聽

周官漢六條廷平無害傾諸曹鉤陳星明霜戟肅獻馘
淑問從皋陶先生才氣空千古每讀詩章肝膽露戀主
眞同杜拾遺匪懈還如仲山甫自昔嶽寄厯落人時危
感激思經綸供奉遭讒司戶老空餘壯志凌青冥卽今
日南象郡多寧輯洱海蒼山同樂國公等策勳居要津
矢其文德洽生民朝而彤弓夕珪瓚坐看麟臺調玉衡
古詩二首奉贈再翁老年長兄先生邵吳遠字戒三後改名遠字仁和人
康熙甲辰進士己未召試博學宏詞授侍讀官至少詹兼侍講學士著有續宏簡錄戒菴詩存 名人詞翰
天台名山宗華頂高百越霞標接層雲瀟灑石梁月異
姿乃挺生擢英何勃發翩翻虬龍性獨秀鸞鳳骨長風
蕩萬里振衣入窮髮孤蹤渺天外高舉何超忽天眷不

遐遺相將向北闕貳長白雲曹平反克愼罰張于今復
起肺石何當揭憶昔共賢書貞心勒珉碣女蘿託青松
願言無翦伐

滇南越天末志乘苦闕略相如絕麗才不聞侈筆削近
代楊用修聞見頗閎博滇程蒙段記亦復恣研索上古
迄今茲未能悉諷度先生好著書逖覽窮幽邈編輯紀
滇事亟推大著作文詳事亦贍信史良有託別錄表遺
忠聞幽意不薄載筆肅綱紀後世免俱錯我徒仰視公
眞同雲中鶴願會時談諧心賞縱馨礪

送馮再來少司寇迎母櫬歸台州

魏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謚果敏蔚州人

寒松堂集

趨朝待漏每相從半載西曹對古松執法共瞻紅日近
銜恩頓遠白雲封多承苦口開愚直細讀新詩見協
恭九折峰前回首望班行惟賸一衰慵

按魏果敏爲本朝直臣之冠時爲刑部尙書而推
許馮公若此可以見公之爲人矣

東湖別業訪馮司寇不值

劉廷璣字在園遼東人
葛莊詩鈔

門掩寒花小院香主人謝客遠徜徉蒼苔原不容車馬
黃綬空勞到竹房城郭斜分山一半亭臺獨立水中央
秋光滿目歸來晚萬木蕭蕭冷夕陽

遺書

瀕考二卷

史部紀事本末類臨海宋氏台州叢書刻本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右 國朝刑部侍郎天台馮甦撰
慎自楚莊躋開國漢武通西南夷置郡縣以後迄于元
明叛服不常甦考其治亂得失所由共三十七篇時爲
永昌推官康熙乙巳歲也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乃康熙元年甦爲永昌府推官作
凡一切山川人物物產皆削不載惟自莊躋通滇至明
末 國初撮其沿革之舊蹟治亂之大端標題記述爲
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緒分明非採綴瑣聞條
理不相統貫者比其名似乎輿記其實則紀事本末之
體也其中建文遜蹟一篇雖不免沿致身錄之說至其
征麓川三宣六慰鎮守太監議開金沙江諸篇皆視史

傳爲詳且著書之時距今僅百餘年所言形勢往往足以資考證愈於標題名勝徒供登臨吟咏者多矣

滇考自序

學而不明於治亂之故無貴乎其學也仕而不察於治亂之由無貴乎其仕也願學在端其本源而仕必鏡乎往事知往所以治卽知今所以致治矣知往所以亂卽知今所以弭亂矣滇固昔所稱易亂而難治者也我國家勞百萬師以取之特留藩旗設行臺大臣以理之內而三使司外而分四道十鎮一十八郡以交制之其不鄙棄遠人欲與同享太平之盛之意甚厚官此土者顧勿能考人情土俗所宜登斯民於衽席揆諸學古入

官之義不有慝乎予小子承乏理金齒三稔矣幸得免
覆餗平反之暇思進觀前代之事蹟而載籍缺然年來
往還滇洱閒殘編斷簡以次購集大抵乘苦於繁而寡
要稗失於怪而不經因不揣固陋舉其事之最著者分
題彙輯爲三十有七篇名之曰滇考自戰國迄明其閒
治亂之數釐然備陳於是知滇非難治也予之以鄭純
張翕賽典赤諸人欲無治不可得也非易亂也予之以
張虔佗劉深陳典諸人欲無亂不可得也非易亂而難
治也予之以陳立楊竦韋仁壽諸人欲無轉亂以爲治
不可得也傳曰學者效也又曰仕而優則學此予滇考
一書之所爲作乎若夫山川之融結人物之生聚仙真

佛子之出滅則向者乘與稗備之非予所能盡收也予所考者爲仕而學者考也又曰在端其本源何也操之以廉潔行之以仁恕無往而不得治焉不必考亦可也
昔康熙建元歲次乙巳仲春中浣永昌軍民府推官天台馮甦書於九隆山下之春輝堂

滇考序

前賢輶車所至輒有成書後之讀之者以爲此藝林之瓊瑰而詞人之羽翰也然而經術有旅固非一揆輿圖之編其來尙矣神禹開疆於前職方嗣響於後而伯益嗜奇燦若九金之鼎猗歟偉矣雖然君子之載筆也固將經緯天地耳而經緯天地又以人事爲歸不然者鉛

槩喬皇或失之不詳或失之不經其下者中郎祕之帳
中耳卽上之或以標羣王之峰矜上帝之府也有餘哉
而終於人事鮮裨焉揚馬賦手麗而不則曲終奏雅其
與幾何大言炎炎殊有逕庭矣再來先生以壯猷偉略
攜危疆以還之 天子 天子嘉之聖門之所謂可與
權者非歟予乃得肩隨而朝夕共事幸矣迨讀滇考一
書乃知學固有本而志固有素良非偶然而一編爲百
世鑑亦非華陽益部諸冊所可望其肩背者也意切柔
能遠略故不屑屑撫山川土物之繁以爲富而於得失
治亂之所以然者每篇之亂三致意焉正如武惠睥盤
左戈右印國工楸郢扼要爭先此百代柔遠之龜著而

玉斧之外永安覆孟以大匡聖治者也譬之日月所經
岳瀆燭照而萬物以滋千劫不改亦以人事爲功也經
國大業不朽勝事於是乎取之子桓之言不誣矣其中
扶翼天常激揚名義風教所關彝倫式敘而大旨則尤
在型茲仁廉懲彼貪沓蓋荒服之召釁也率由官邪促
之榮公溪壑視金車之求千百倍而無算彼蚩蚩者怨
詛不能自抑挺而走險固其所也不德則鹿不亦信而
可徵乎不然者六詔雖遐其審於利害固與冠帶之倫
同矣苟能疆以周索蔡人亦吾人也豈其不惜項領而
以上國之京觀爲樂乎必不然矣此固古今得失之林
也後之讀是編者能得其意而用之無寧茲蕞爾紋寧

恪恭正朔我知王會可圖越裳可譯於是始基之矣先生詩文之外著述纍纍而世德世學之貽卽閨閣遺澤有煒彤管夫嶠岷固有其源也先生之授簡也戒予勿辭費故僅誌其崖略如此淄川年家弟高珩拜題

馮少司寇滇考序

西南徼外大抵皆漢武所開其雄才大略足以恢拓殊俗漸漬風教陵海越障重譯內屬穿鼻僂耳委命下吏此非腐儒小生可得而輕議者也其後書缺有閒雖曰荒遠其盛衰畔服之故每與中國相倚伏非特稽古者所當考究實謀國者所宜咨籌也夫沈木龍尾之種與遯水竹王之姓語多不經不必盡辨卽金馬碧雞不過

光景隱見五嶽四瀆敢於點綴佳名漢孰與我大烏足
晒乎數千年來或奉職入貢或劫掠城邑或僭號稱尊
或封域自守參差不一要豈無因而然歟散在諸史及
稗官小說郡邑乘志荒惑厯雜縉紳大夫難言之矣少
司寇再來馮公腹笥五車才優三長昔年游宦爲永昌
司李覽其山川風物稽其部落邑聚核其境土疆界詳
其得失存亡於是爲滇考一書大意在於先修文德綏
輯遠人揀選良吏務爲惠懷嚴飭邊備不事侵擾屏遠
貪殘絕棄珍異斯則安邊固圉之石畫確論也故觀王
追李頤之在元和則知其學校興矣觀張喬楊竦之在
元初則知其刻石圖像矣觀張疑馬忠之在建興則知

其郡邑安穆矣觀韋皋李德裕之在元和大中則知其
籌邊樓紀功碑之方略足稱矣觀饗典赤張立道之在
至元大德則知其勸農建廟之血食遺愛矣不然而爲
尹就爲李知古爲王昱爲張虔陀爲鮮于仲通爲劉深
爲錢能楊榮貪其茆馬熨僮牛眊之利竇幪火毳蘭干
之珍乾沒不已生事起釁幾何不挺而走險爲人生大
患也再來先生其識遠其見超其敘次也瞻詳而雅馴
其用意也高遠而仁厚豈尋常紀事之書所可比擬也
乎吾讀史自左馬班范而後殆難其爲繼也惟歐陽永
叔五代史陸放翁南唐書尙有典型若先生此書歐陸
之儔也可以爲龜鑑可以佐廟謨可以勸循良可以見

兵機可以助防禦可以資博識可以懲螳臂可以戒窮
黷可以備輿圖上下卷中九善備焉卽易其名曰滇史
列于金匱石室之藏其誰曰不宜康熙庚申日臚析木
之次年家侍生柏鄉魏裔介題於里居之博雅堂

附記

先君同體四人再來司寇爲節姑馮太淑人出弱冠負
文名予垂髫從游得見語石園舄吟諸刻久已膾炙詞
壇迨釋褐金齒所著滇考一書南中奉爲典故士大夫
西游者爭購之以佐歸裝嗣遭寇亂藏板散失今歲聚
首燕山從西泠陸雲士年翁復見舊本閒爲披閱讐校
歎其攷證詳確序次條暢悉合史家體裁且于古今治

亂得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洵柔遠之針車服官之龜
鑑也茲二十年來變起封疆已有不幸言之而中者幸
賴我 皇上亶聰神武埽除寇亂西南一隅行復覩天
日從此受寄荒服能咸奉此書以行雖長享太平無難
矣因重授梓人以公諸同志尙有續滇攷專記彼地興
革及山川人物之勝與南枝集詩文劫灰錄見聞筆記
諸書篇什繁夥俟攜歸武林續出問世以見吾表兄殫
心吏事仍不廢著述如此卽太淑人斷機畫荻之教亦
可於茲想見云康熙庚申春日中表弟戴慶華較定并
書

滇攷後跋

西南炎徼文字荒闕滇池建國記自腐史而竹浮三節
木化九隆日益有聞焉華陽國志志南中于巴蜀之後
幾與中土侔矣嗣此叛服不常復爲蠻境袁滋樊綽徐
雲雯竇滂輩雖咸有記錄但載見聞所及歐陽修五代
史傳南詔鄭氏寥寥數言猶謂此時斧畫限之耳至於
元幅員通矣脫脫宋史大理國傳世次闕然夫使秦漢
已開之士曾不得比南漢西夏詳載典冊君子惜之明
初留黔寧全軍駐鎮其地復遷中土大姓以實之與爨
爨諸蠻雜處漸摩華風其後爨人遂有科第嘉靖時李
中谿始修雲南通志楊升庵亟稱之包尙書見捷亦有
志草天啟閔中丞洪學聘在籍鴻臚劉公文徵重輯滇

志增新續舊綱舉目張滇之載籍于斯爲盛矣然是時
安奢已啟亂源普沙踵起流寇因之數十年閒人物爲
之凋殘版籍蕩成灰燼矣賴我世祖皇帝命將出師
梯航爰集今上誕敷文教率土同風少司寇馮公祖
釋褐永昌司李簿書之暇搜殘檢斷以成滇考一書體
異編年而後先不爽詞殊紀傳而賢否畢昭援昔證今
鑒前知後籌邊情于尺幅寓法戒于陳編匪僅爲一方
典故已也公任滇久中閒五握郡符所嘉惠南人者至
深撰述至富壬子秋奉旨修各省通志公以楚雄守受
委總裁業有成稿因遭變亂致遲進呈獨此攷前已流
布南中今復紙貴京國嬰滇人也且耄矣承教卒讀追

維曩昔喜遐陬文獻賴公有續以庶幾復見其盛焉後
茲之緒屬在來哲康熙庚申秋日通政使司左參議舊
治昆明虞世嬰謹跋

重刻滇考跋

滇考上下二卷先君子於二十年前得刻本於洪筠軒
別駕頤煊宅手自鈔錄內闕十餘頁頗以爲憾宰扶風
時校刻叢書以是編未獲全璧姑遲剗劂本年槐夏解
組歸田適郭石齋茂才協寅持所得善本至先君一見
驚喜卽命付梓未開彫倉卒棄養昀等謹遵先志黽勉
觀成奈末學謏聞又在苦海中神思瞶亂雖屢經勘對
而落葉未能盡埽惟大方家垂諒焉道光辛巳嘉平望

日棘人宋會昀經畚倫疇同誌

續滇考 未詳卷數

按此書專記滇中輿地興革及山川人物之勝見戴

慶華附記今不傳

見聞隨筆二卷

史部雜史類存目臨海宋氏台州叢書刻本府志作西南見聞錄一作見聞筆

記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首載李自成張獻忠傳次敘永明王竊號始末及載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張同敞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李乾德楊展王祥皮熊楊畏知沐天波李定國十五人傳蓋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摭所記憶述

爲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於此以視稗野之荒誕者較爲確實然亦不能一一詳備也

明末兩渠賊傳序

卷上首篇

凡一朝之興無不訪求前代事實以推論其興衰之由匪徒開成令範足備儀型卽在傾覆前車亦資懲誡故曰鑒於有夏鑒於有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由來尙矣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卒亡於流賊當武廟時劉六趙風子之流屠毒兗豫幾成燎原以祖宗遺澤尙存旋即撲滅至神宗倦勤紀綱廢弛重以嗣君短祚孫謀不臧閭宦擅權正人誅斥崇禎初年寇盜蠭起漸至

三十六營七十二營之多竭天下之力以圖之隨息隨熾迨開縣告敗洛城不守自成獻忠分擾江河南北而明以亡焉蓋天下治久必亂亂必有所釀以成亂極必治治必有所因以致禍亂之生皆天之所以開聖人也當神宗中年我太祖皇帝龍興遼水景命有僕太宗皇帝嗣之以寬仁遠近向附語曰不有所廢將何以興然則明之亡非自成獻忠之能亡之乃天命有歸特產二寇爲之驅除禍難耳雖然運數去留固由天命亦寧非人事哉甦生長東南聞流賊之爲禍思得觀其事實遊蹟所至每與楚豫秦蜀士大夫遊悉心咨訪記之篋笥他及郡志野史坊歌巷說咸爲辨其眞僞核其先

後稍加詮次爲自成獻忠傳二篇其於二寇盛衰勝負之故次第可考而一時朝廷用舍之是非封疆勦撫之得失亦互見於其閒焉溯自常侍寵而大賢良師之教興阿父專而衝天將軍之亂起後世推原禍始魏豎無所逃其誅若懷宗之摧殛巨奸孜孜求治初非有驪山之役江都之遊足召大澤瓦岡之變也唯知人未明責效太急俾折衝禦侮之臣無復效謀國久遠之忠而爭爲目前迎合之計于是露布時聞醜徒尙聚受降頻築烽急隨傳日積月深遂不可救亦未始非廟算之失也今我皇上心存鑒古辟召宇內詞臣發祕笈搜遺聞記載討論昭垂法戒譬之雲璈合奏何藉孤弦函牛大

烹寧須片臠然而兵燹之餘載筆者寡傳聞異詞甦之
此傳非敢希藏之名山聊以備作者之採擇云爾且聞
世祖皇帝定鼎燕京首嘉殉國諸臣錫之爵諡而在
外守職不撓身膏鋒鏑者多淹沒不傳篇中詳爲採錄
揆之封干表容贈通祀闕之義固當世所樂聞也因并
序而存之

紀西南往事序

卷下首篇

甲申流寇犯闕我、朝大兵入正天討渙號改朔以順
治紀年是勝國之亡斷自崇禎十七年三月止矣乃江
表遺臣心存故社所在立君皆不及莽而敗固知天命
有歸非人力所能競也惟肇慶自戊子竊號逮己亥遯

緬甸爲時稍延中間流離播越倚叛鎮爲聲援託寇讎爲心腹較之淮汜構爭全忠凌逼其辱已甚故雖有何堵之綢繆湖湘瞿嚴之檣梧西粵呂李楊沐之彌縫滇蜀卒無救於敗亡焉予以辛丑赴滇值緬甸旋師丙辰冬來五嶺往還黔楚閒弔黍離於五華拾遺鏃於交水過古泥悲爰止之無枝臨端溪惜穴中之尙鬪往往父老猶能指其故蹟未嘗不慨然傷之己未秋日承乏武殿試讀卷官得與宗伯葉訥菴先生朝夕從事時宗伯方受命總裁明史以予久於南中因以西南事實見訪予曰甲申以後凡假前朝名號以抗我顏行者皆於令甲稱罪人矣豈復煩載筆乎宗伯曰然宋史有之附

二王於瀛國之後往例可循也予領之逾年宗伯索稿益力同人阮亭侍讀宮聲大可兩太史亦咸以爲言且曰總裁已奉 俞旨福唐魯桂四王事皆附懷宗紀夫吳越八閩故多士大夫獨西南僻在荒徼爲吾子舊游地咨訪有獲而匿不以傳非所以仰副 聖天子破忌諱購遺文鑒往垂訓之盛心也予義不獲辭因以退食餘暇記永明王竊號始末一篇其事在異地一篇中不能并詳者別爲雜傳十首參互而觀之十數年中敗亡之蹟與 本朝創業一統之艱難可得而概見焉然而語屬傳聞事出追憶且一人耳目所未及固多矣聊記所知以應下問辨譌補略仍有望專任修明之君子

見聞隨筆序

西河後學毛奇齡大可氏謹

嘉業堂刊

見聞隨筆者司寇馮先生所著書也其一卷爲兩渠傳
所紀闖獻始末自起迄敗以爲凡有國者所鑒戒而兩
賊分列較尤詳於獻賊入蜀暨夔東割據以後蓋是時
神州陸沈天下之能言其事者寡矣會 天子開館修
前代史書 詔徵獻賢所記識者在京朝大小了無一
應獨先生所著哀然捆載爲一時所未有夫西南之變
亂極矣自茶陵喪師蠶叢失守益南萬里喋血者數十
年而先生筮仕適當其地由郡讞以至開府中間所歷
瀾滄路睽山川風俗徬及古今興喪得失之故無不撫
其前聞而驗所近見卽記載傳會必從考覈辨定以取

傳信故先生之書其爲前史所取資者叢薈無算而是書其一也予承乏史職闢題給札適得土司盜賊諸傳因獲盡讀先生所著書知先生留心國事所在詳審諸凡廟算曲直戎律脩短地勢陂險技擊疏覈征繕堅隙傳發紆促軒軒乎瞭若指掌至若野稗之訛舛評騭之偏頗抑何其考晰不憚煩也自漢唐迄明代有盜賊初不過販鹽撒豆呼狐盜驢如刁子都瓜田儀許生呂母以逮青犢白騎長垣冤句之輩究之竊地僭號貽禍數世亦云已劇然未有琢喪人國痛毒萬姓櫟剝骨肉屠殞胎卵如禽獮草薶焚山竭澤似此甚者此本循蜚以來一大混沌而巖廊乏策閫帥失制一切簡稽措挺號

失撝奮不早爲撲滅坐致此極而中外大小合一時帖括之士旦暮以門戶齟齬狃狃嗷嗷以至於敗亡而徒使有志君子把筆留連咨嗟感歎而究無如之何也後之讀之者可以興矣

重刻見聞隨筆敘

同邑馮再來侍郎見聞隨筆二卷臚宦轍之睹聞資史館之甄擇淋漓煙楮感慨滄桑余讀是書而不禁喟然也夫以黑灰告劫朱社將移讖已兆於萬孫賊驟興於八隊闖獻糾烏合之眾跡起揭竿逞狼噬之心坐看移鼎論殺掠則巢權無此慘論成就則勝廣無此奇當夫殺氣騰雲妖氛掩日九州有破竹之勢千里無寸草之

留功在垂成毒伊胡底泊乎九宮碎首一箭穿胸一轉
瞬之頃一舉手之力遂能制其死命殲厥渠魁固知脩
羅塵劫之難逃抑亦 聖朝埽除之所假也而一時螳
奮孤臣蛙張義士崦嵫已落猶揮薄暮之戈棟宇全傾
尙挾孤撐之柱籲昭王以安在三千士盡化蟲沙召田
橫而不來五百人甘投鯨島自外螽山之玉帛屢煩因
壘之干戈若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沐天波諸人跋履
偏隅支持殘局一身似葉萬死如飴愚公則志在移山
精衛則魂猶填海斜封墨敕朕呼狗腳之時朱履藍袍
臣抱龍髯之慟張睢陽孤城切齒那知石爛天枯馬伏
波荒徼裹尸不避蠻煙瘴雨良以詩書夙習茅土世承

一擔綱常千秋名教忠於所事分有固然彼李定國者
本逆賊之爪牙醜形天之面目乃能幡然改正盡焉勤
王目不知書心惟報國礪崖已覆猶奉塊肉於一君懷
愍不還終效捐軀於九殞填魑魅之鄉而不悔竭犬馬
之力而不辭志節如申包胥心跡如張世傑亦可見桑
榆之非晚松柏之有真矣而是書獨能揭其綱維析其
顛末長蛇封豕徵往事於前車賸水殘山話遺蹤於半
壁以云祕笈誰曰不然載付鐫梨我遑敢後爰取家藏
鈔本與友人郭石齋叶寅鈔本徐煦葦育刻本殘帙付
門人彭雲臣項嚴一士謬互校一過而梓之司鈔錄者
兄子興洲例得附書時嘉慶二十有一年歲在柔兆困

敦夏四月哉生明文林郎知陝西鳳翔府扶風縣事臨
海宋世榮撰

台州府志十八卷

按此書爲康熙二十二年郡守鮑公復泰聘在籍侍郎馮甦編輯其後康熙六十一年郡守張公聯元復屬府學訓導方景濂重修卽因此書而續成之卷目一仍其舊今原刻雖未見但觀壬寅府志卽可知此書之大體矣

台州府志自序

昔班固撰紀表志傳以成漢書內地理志其一也范曄改稱郡國志

按續漢書郡國志乃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後人刻入范書耳

皆附見於

史至博物志華陽國志始專以志名書

按左氏傳稱鄭志陳壽撰三國

志則古史有專以志名者不始於張華常璩也唐書言地理者六十三家或名

圖經或稱地記而京兆荆南潁川南越諸志蚤登祕府

吾台之有志則自宋司業陳公耆卿始厥後吳公子良

林公表民章公嘉楊公敬德皆有續編書廢不傳惟明

宗伯謝公鐸應海陵陳侯之請別爲新志與陳志竝行

今不存者已十之七八厯毛簡吳諸公屢補屢缺

按毛簡

繼芳吳善謙皆嘗補刻

率無能舉而更新之文獻荒缺三易甲子

於茲矣我朝文教聿興皇上嗣統十有一年卽命

天下纂修通志前守高公會開局奉行隨以寇變中止

已未有明史之役復詔天下郡邑志咸進禮部予時

承乏司寇從諸太史借覽台志猶是百餘年前斷簡也
心竊傷之爰自京邸以及假旋凡遇載籍有關桑梓者
或購或鈔備藏笥篋歸而晤我郡伯匯亭鮑公知其留
心掌故久矣采風詩建義學譜表忠無不欲以經術節
吏治而尤加意於郡志其所徵各邑新書若寧與仙已
有缺本黃邑缺而未全太平天台成稿矣首邑稿鄉先
生洪公虞鄰續修之缺將半也既悉舉以見示且曰彙
散成聚裁異歸同事似留以俟吾子者予謝不敢當逾
年僉憲司直鄭公至

按鄭端字司直棗強人已亥請商進士康熙癸亥任寧台道

報可遂以今年春莊函腆幣式廬而致命焉予仍懼不
克勝曰無已其集眾乎鮑公曰議禮若聚訟頭白汗青

古誠之矣著籍諸公咸屬姻舊可以晨夕討論或耳目

所未及別須詢訪有郡庠之廣文在胡君

按胡雲客字秋遠德清舉

人康熙壬戌

任府學教授端人也以任之於外至於鉛槧之勞不可

無輔明經張子

名天文

文學戴子

名慶華

醇雅士也以分任

於內子其勿辭予退而商於洪公虞鄰洪公曰前郡伯

曾以命我矣爲方從事於縣志計應補者尙六十傳也

當卒業以畀子復商於葉公修卜

名臣遇

何公石湖

名紘度

咸許出藏編家乘以助不逮於是始拜公命與張戴二

子樅戶於保壽禪房者數閱月發遺書參眾論脫稿以

進于公公汰冗訂訛手自削牘轉質于鄭公而潤色焉

郡佐李公別駕張公

李德耀張友宓

更互稽核而志成時則已

奉催修通志之旨遂錄上行省竊謂志雖史之一體然山川戶口而外凡星野水利官制兵防賦役選舉例得備書而名宦流寓鄉賢列女亦各載其事實是固具史之全矧史止一代而志貫古今志之有係於郡國尙矣然而涖茲土者恆坐視其廢墜而莫之舉舉矣而不必其有成何哉奉符出治未易驟得一方之故實而生長其地者常懼以記述賈怨尤或有意載筆亦掛一漏萬假遲難以示慎重莅官有恆期苟期會簿書之無誤時至輒遷耳編簡災梨爲費不貲烏能徇不急之務耗時失業哉茲公獨汲汲於此采葺旣詳舉行有法自起草以來繕錄遴之郡掾劄劄募之會城筆劄膏火飲食

之資給之府庫絲毫不以問屬邑衡鑒精審有希附驥
者下胡君秋遠往復訂證不使蜀賈之錢陶郎之劫得
幾倖參預于其閒由是百八十年曠廢之書復顯於今
日不惟福地洞天獲登王會禦倭防海可鑒前車自有
明以來循吏之政績鄉獻之理學經濟忠節文章與夫
巖穴之英閨闡之秀均得上史館以備詞臣之採擇斯
其爲功更不僅在一郡也予邱壑餘生竊幸得躬與厥
事敬記始末于右若書內事例則另備於發凡焉康熙
癸亥冬十月旣望 賜進士原任刑部左侍郎郡人馮
甦謹序

又序

古者外史掌四方之志故九州之志謂之九邱是志也
卽史也郡邑之志卽郡國之史也所以任土作貢見於
夏書職方保障載在周禮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有志
上則天文下因地理中麗人事甚鉅典也 天子端拱
垂裳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來王畢載圖籍幅員之
廣前未之有乃 詔史臣修一統志如古之九邱禹貢
職方然夫統志以省志爲歸省志以郡志爲準郡志以
邑志爲的則郡志爲承上起下之文其宜修也尤爲最
急矣先是 今上十有七年予奉 簡命來守台郡下
車之日卽詢三台郡志僉曰郡志之不修三閱甲子矣
自明宏治迄今杳無編葺雖有赤城新舊二志兵燹之

後遺毀無存多方購求僅得一冊又皆斷簡殘篇磨滅
難攷予念郡志爲六邑之綱領天地之生成山川之形
勝風俗之淳漓政治之得失人物之盛衰於此係焉何
可闕而不修卽謀之六邑令長先修邑志再摘抉經史
諛諛故老摭遺事於祠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
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求其實蹟載籍極博
綱目悉收如宏治以前尙有舊志者刪訂其譌宏治以
後原無新志者增補其闕直至今歲春王五年有餘而
眾稿始集六屬邑志亦次第輯呈予實不敏不敢以纂
修自任恭逢大觀察司直鄭公文章山斗洵足起衰振
弊在籍少司寇馮再來先生博通典故專任編纂更佐

之以洪虞鄰葉修卜何石湖三先生及明經張子天佐
文學戴子慶華不數月而郡志告成矣適遇有修志之
命院司檄催如火獨台志首先上達較之杭紹諸郡爲
全備云此固予數載之搜採成於一旦人服予先見之
明尤觀察司寇諸公裁纂之功偉而且速也觀斯志者
方輿可以悉形勝建置可以明制度典禮可以敦道化
食貨可以權國計賦役可以辨則壤官師可以知政治
選舉可以礪節志人物可以覺德行藝文雜志可以覘
世風有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相興起者舍郡志其
誰歸正可與九邱之志禹貢職方之書同日而語耳是
役也總裁編纂予不敢任其閒督輯攷覈不辭勞不任

恩不避怨事取其核議取其公寧過嚴毋過寬遂予修志之初心上之副 聖天子一統車書之盛次之應院司詳慎之求下之備三台文獻一百八十年之闡微表異知我罪我弗遑恤也郡志凡十八卷計二千餘紙其鏤板繕印工價約費不貲悉予自捐已囊不勞民力不傷民財所以成之者亟也或曰康熙十一年曲沃衛相國起於田閒奏允修天下郡邑志前守高公名培應 詔開館纂修郡志會以兵變中止今予大夫莅任之始卽以修舉自任卒成厥志豈非待其人而後行乎予曰唯唯否否勝舉有時重其時非其人也予繁何人敢肩鉅事待其人而後行則有觀察司寇諸公者在時康熙歲

次癸亥二十有二年仲冬長至日中憲大夫知台州府
事加一級匱亭鮑復泰謹撰

謹按吾台郡志自宋嘉定癸未陳匱窗司業耆卿撰
赤城志四十卷其後吳君子良撰續志林君表民撰
三志皆以續匱窗之書逮元至治中趙總管鳳儀聘
永嘉章嘉重修合前三志接其後事撰爲天台郡志
論者頗以爲妄其後楊君敬德仍續三志之後改撰
赤城元統志然皆逸不傳至明宏治丁巳謝桃溪祭
酒鐸撰赤城新志二十三卷斷自嘉定甲申之後以
續匱窗之書其意最善則後此修志者當斷自宏治
戊午之後以續桃溪之書蓋無疑義乃康熙癸亥重

修府志竟刪并陳謝二志合爲一書接其後事於前
志既多遺漏而續纂亦未精詳豈以馮侍郎之宏通
而竟蹈章永嘉之覆轍心竊惑焉及觀鮑匯亭太守
之序乃知此時兵燹之後新舊二志多殘闕不全而
院司檄催如火勢亦不能久待況纂梓諸費皆出清
俸故尤以簡爲貴也是蓋出于一時之權宜而非可
以垂諸百世而不惑後有作者當仍存陳謝二書及
赤城前後集而續其後以爲三志三集則吾台文獻
庶乎足而可徵矣

撫粵日記 見府志人物傳今佚

撫粵奏議 見府志人物傳今佚

劫灰錄

見府志書目今未見疑卽見聞隨筆之初稿也

語石園稿二卷

見通志府志書目今未見

語石園詩自序

臨海縣志

幼從祖母膝下受句讀閒笏及韻語祖母正色曰文人胸中落騷雅兩字讀書多不得力爾當爲其實而有功者勿事此此時雖無知奉斯言終弗敢忘也乙酉丙戌閒兵馬搶攘束文章于高閣諸凡智能勇辨之士筆投班生纓請終子而予顧視爲火宅冰山弗克終日因與一二知己閉戶嘯咏鄉聯壘簾之吹城求嚶鳴之和積成卷軸見許前賢其閒感事傷時罔識諱避於三百篇比興之旨或相逕庭然而推陳出新習此罔倦意之所

得誠不自知其無範矣嗣此家食日艱謀生無計同人
捷足且有先我著鞭者追維前言不得不捐謝風騷并
力時藝如是者又十年其於詞場得失交遊投贈時有
諷詠要以適情非復向者擁被負囊咄咄作苦吟狀也
茲邀筆墨之靈以不墜祖母遺訓檢視敝篋纍纍尙存
於戊子以前去其不足存不可存者留十一於千百如
連昌老人指說曩事邯鄲旅客追憶枕中若在前生可
當寶錄至戊子以後奔走于名利塵中自語語人半屬
感遇棄置之傷放蕩之句漫嘗東野輒爾效顰存詩又
若干亦以見予於斯文遇合若是其不偶耳若夫六義
之合離則來軌方悠距高遠夫學詩之始猶可甘載四

海同志愛而教我烏容無獲倘謂子遽持爲前此之所
得夫豈其然

南枝集四卷

見通志府志書目 按子舊藏有南中集三卷疑卽此書也

知還堂稿

見府志書目今未見 按語石園詩皆其少作南中集則宦滇時所作知還堂稿則歸田

後作合編爲蒿菴集

蒿菴集五卷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作蒿菴詩鈔蒿原誤作蒿

四庫全書總目甦官雲南時先刻有南中集會吳三桂
作亂甦不屈被囚遂燬於兵歸里後詩文亦多散佚此
集乃其外孫洪承澤所刻凡古今體詩三百八十餘首
蓋甦晚年掇拾殘藁以付其女故承澤得而刊之也
遺文

台州府學德造堂記 府志下同

郡侯鮑公匯亭視事之明年遴郡士之篤行力學而富於年者數十人於學宮左偏延師以教之凡飲食膏火筆札之費悉給於官率有獎怠有懲如是者數年彬彬然咸成佳士矣感公德弗諉於是議卽其地爲堂奉公而名之曰德造堂屬予爲之記予按學校之設爲教士也後此寢失其意士皆肄業于家惟釋菜釋奠時一至焉耳宋陳述古知常州能擴郡庠以集多士晨入其中坐授經藝劬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于二浙范堯夫在襄邑營學田擇鄉之賢者爲諸生師聽政之暇時詣親訓誨之夫兩公名業不朽千古卽茲二事尤有合先

王建學造士之遺意其他稱政之美孰不曰崇學校顧問其所以崇之捐俸金以飾廟貌已耳孰不曰振士風顧問其所以振之課文章以定甲乙已耳求其教之養之必聚其地復謀其資誘掖獎進以務底於成如父兄之愛子弟陳范兩公而後未數數焉茲得我鮑公而三之是誠可記也雖然公之屬望台士與台士所當思以報公者則不盡于此公向者固日以台之先達勉諸君矣晉唐之時台不乏介節文章之士而得聞性命之理則自胡安定倡教東南始羅提刑與二徐父子其聞風而崛起者也迨考亭至台儒風益暢潘石杜趙諸先生親承提命而輩仲清獻並以宦績顯于當時厥後若周

仁榮兄弟之於魯齋方正學之於潛溪皆能紹明絕學
可不愧師傳者今諸君同在領壁鐘鼓閒沃受公無斁
之教誨當思盡性至命以求合于聖賢之學使處爲大
儒出爲王佐庶後之人聞之歎吾台學術之隆人才之
盛嗣宋明而遠過晉唐皆自匯亭鮑公倡起之則公立
學之初意于是大慰否則雖俎豆瓣香心云虔矣然以
公之功德在人他日酬報之典豈僅僅茲堂之尸祝云
爾哉予旣以復諸君且欲以示後之學者同奉公教于
無斁也因書而劖諸石

東湖書院緣起

并詩

書院之興以廣學校所未備也宋時白鹿嵩陽石鼓岳

麓爲最盛賜藏書設教主有四大書院之稱由元迄明
見于載籍者凡二百九十有八或因前賢之遺址或出
當事所創置其有爲守土循良化澤廣被羣情樂趨以
代畏壘之築者如謝公鎮廣陵而邵伯有建歐陽公守
潁而西湖用興孔安國莅臨淮而崇聖爰造譬之棠留
南國碑豎峴山雖寄迹不同其爲懷德繫思後先一轍
也我郡侯匯亭鮑老公祖臨台屬烽火之餘瘡痍未起
城郭邱墟多士失業奔馳不復知弦誦爲何事公至而
撫流移復甌脫蠲逋簡訟一切與民休息見學宮頽毀
捐貲締構生儒之貧不能爲學者聚而廩食其中擇宿
儒以授業講明經藝之餘閒以風雅相唱和焉郡東有

湖宋熙甯中刺史錢暄因集潦壤雉堞濬以瀦水建其
樂堂流杯亭其上嗣此春節郊迎守令易冠帶簪花于
此三載賓興當事持觴餞別每夏日芙蕖盛發遊屐雜
至臨流賦詩予弱冠時猶及與其樂寇亂屢經棄爲戎
馬之場久矣公過而傷之曰此革除樵夫懷沙而殉故
主之地也其可使蕪沒不治乎因商諸巡憲張公同事
李公王公不惜廉橐鳩工從事正中爲湖山寺寺南爲
浣月亭亭臨湖上復築臺中坻構亭與浣月相望湖中
置酒舫一從舟二東西兩橋易板以石不及蘇堤三之
二而穹窿過之其北爲樵雲閣閣五楹左右翼房各三
兩旁湖光環映懸梁中度花竹遶藩楯間最後則樵夫

祠兼奉方遜志先生于右蓋靖難之變台徇節凡八人
祠昔在城內此復奉方以配從最烈也工旣竣公率紳
士賦詩以弔之載在采風錄凡公之所以稽古表忠思
興起人心上佐 聖天子維風之盛者事難殫述而茲
特其一端耳郡人士被公教感公德思所以報公于是
有東湖書院之役將爲位奉公并採昔之以詩文顯是
邦者若孫綽謝靈運王筠駱賓王鄭虔李嘉祐孔文仲
顧璘諸公及濬湖之錢公暄咸得並列焉如與公上下
千載遙相倡和者然夫此地旣爲公所朝夕他日雖去
而擁節旌開黃閣吾知對月臨風舉觴南望或未能忘
茲湖也郡人士以此奉公誠善乃或者謂公之有造於

台遺愛所及固不啻廣陵峴首矣至如孫謝鄭駱諸公
雖風流文彩前後輝映不必咸懋龔黃之績而講濂洛
之理也乃以崇祀書院比迹于前此之上蔡桐江何居
予以爲不然吏治儒術之壞皆由于一二龔名高而謀
厚實者猥瑣齷齪有賈心焉若能以文章自命則必寄
懷高朗不屑一切推此爲政其不致於戕物利己可知
也昔言游居文學之科而武城相傳有弦歌書院其他
則長沙之喬江所祀者屈子賈生杜少陵也下逮李羣
玉陸龜蒙東坡山谷俱以詩文鳴世乃吳楚之閒宮牆
相望寧必皆坐舉比談良知而後可分列壇坫哉然則
今日之舉踵事增修安知不與白鹿嵩陽並顯當世猶

斤斤與桐江上蔡相較論乎諸君子曰善因書之以爲
東湖書院緣起而復繫以詩曰

維台有湖泱泱千頃雉堞西映龍顧北屏陸茂筠楊水
芳荷苻肇始錢侯亭臺崇整載經戎馬頽垣斷縷我公
之來山川之幸 公之初來瘡痍載道撫字不遑何心
池沼救難恤災痼懷抱桴鼓停聲牛犢馴擾載其清
淨訟庭青草公事無多湖中可了 公來瞻望高軒崇
樓公來溯洄石梁蘭舟采采蘋藻薦彼清流湛族沈淵
幽顯同儔賦詩弔古多士從游廉頑立懦功在千秋
念我台士兵火流離半菽不飽弦誦曷資公甫釋菜循
省嗟咨重新孔廟椽桷棟榱增廣學舍授廩延師執經

論文忘厥阻飢 甲乙親定妍媸無假既勉逢時亦操
風雅典籍窮搜宵然藜火按部名山新詩盈把武肅遺
券題讚填夥壽以棗梨昭示來者 我思曩哲代有文
名興公始來賦擲金聲謝詩王集世業崢嶸四傑三絕
遷謫猶榮前維李孔近復顧生人文竝美今古同稱
高賢勝地相得益彰公治章安如蘇錢塘長隄六橋築
自救荒爰溯白李俎豆一堂況公遺愛愈久無忘營茲
畏壘報我庚桑

石門寺雨銅觀音閣記

滇大理點蒼山下有崇聖寺唐開元初南詔蒙歸義請
於朝遣匠營造莊嚴爲全滇最內有雨銅觀音像高二

丈四尺瘦軀脩臂如世所奉引接如來者志載蒙氏民
董善明初發願爲此像齋戒顙天天爲雨銅以充其用
鑄成之日五色光覆境內更卽所餘銅爲小像四十有
八分置四隅與大像相環向其後爲好事者所取無復
存矣予前理金齒友人楊鄂州自榆理轉職方臨別爲
余言在郡四年獨恨未購得兩銅觀音小像其難遇如
此予心志之又數年始以楚雄守攝榆篆聞鶴慶一縉
紳家有此像捐俸十有二金屬門人李衍芳請得之以
上慈太人晨夕供奉癸丑冬裝歸至零陵阻兵返滇遂
邁大故不孝脫身歸國置妻孥不顧自分此像當終歸
烏有矣辛酉淑人侯氏率兒女扶慈櫬于戎馬中東歸

余得 旨西迎遇于蕪湖舟上生離死別幸復團聚則此像實與偕來一時謂有冥助焉奄寥既完偶過石門寺締構方新住持巨英上人議以殿西閣上奉慈大人香火予感其意因思蘇子瞻欲爲其父資冥福因舉老泉所素愛吳道子畫四菩薩板以施浮屠惟簡今此像爲先慈晨夕所供奉非如老泉之僅嗜其畫也遂舉以施巨英且告之曰昔蘇子之以板施也謂此唐開元帝所不能守而焚其半于賊半爲僧所負拔輾轉于岐者百八十年蓄之罕有能及三世者其始求之若不及旣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蓋言守之難也茲像雖同始于開元流傳較久當其初至感上天

雨銅之異不徒人力之工也滇池近天竺像教最盛如
烏斯藏像緬像皆爲世所共寶而茲像獨異經八九百
年哲匠代起無能彷彿其形似者故雖服官其地或求
之而不能遇予獨爲慈大人幸遇之經寇盜兵火人或
不保其身家而慈像無恙相從萬有餘里以至于台其
可珍重而不忍捨應有什伯于畫板者茲予輒舉以施
寺何哉爲慈大人所供奉故欲置之得所與鄉之人共
事之不敢私之子孫徒爲後日易衣食之資也後有知
珍重者其以吾言告之同相瞻仰讚歎而不必強取之
以爲快自甘爲無母之人爲蘇氏所誚罵其可也如爾
沙門子孫貪利畏勢輕舉以畀人則有彼法中之果報

在非予所得而知矣巨英曰諾謹奉置西閣上兼勒予
言像次庶與寺同不朽焉

遺詩

古柏行

古柏離奇纔五尺人言二百年前植北柯俯攫蒼龍爪
南柯斜展青鸞翼幾欲乘風飛上天朝朝不離畫堂前
歲蕤爲博人間賞拳曲翻增壯士憐神物屈伸有時候
輪囷由來能大壽漫羨松邀封禪榮還同檜應文明茂
託根之始憶何時並秀遙知非一枝薪樵滿地兵前盡
冰雪孤標亂後垂名園甲第頻移種童童車蓋交傳誦
天涯倦吏對霜皮含毫欲賦愁先重與君同作老南中

蒼顏羞伴百花紅栽培倘藉東皇力更發脩條近碧空
送李檢討天生歸養

前代徵書不數下三百年惟陳白沙拂袖高風足千古
李子方之奚啻過我皇好文逾漢武方朔枚皋眾曷
補詔謂公卿舉所知擬自林泉卜宰輔臥龍名高天
下聞有司敦迫致元纁抱道終當佐明主北堂老母情
難分強就蒲輪達帝都石渠天祿羅鴻儒渥洼一望盡
雲錦尤覺西來天馬殊相看落筆集賢院列坐玉階餐
御饌已誇奏賦比相如還期續史歸班掾除官有詔不
就官倚閭望切難盤桓陳情九閭豈易達急封偏博
重瞳看特寬常格許爾去純孝格天真異遇白沙乞

養亦今官出處後先若符契蓼莪廢讀最憐余瘴癘天涯棄板輿只今躑躅班行裏對君汗下沾衣裾

三台詩錄云少司寇在滇時窺西藩跋扈亟遣妻子奉母歸被追執回滇母憤成疾卒此終天大恨故尤有羨於天生之歸養而於篇末自序蓼莪之痛也

新改一徑種竹畢偶成

爲乘數日雨移種一籬陰蓬戶藏難見藤花密更侵到來遠人事偶憩卽山林寄語風塵客相過未易尋

洱海

按洱仍更切雲南有西洱海古葉榆河也

葉榆波漾郡城灣風艇煙村入畫間九曲溯河寧到漢四洲似海獨多山漫言月落昏仍見曾到龍飛去莫還

弔古遠尋天寶冢哭聲長共水潺潺

中秋家集有懷里中親舊

聚首天涯令節同重因懷舊憶江東八年老幼人全改
萬里寒暄書未通歸夢難成空夜月羈愁欲動況秋風
惟應疇昔瓜期約長在鄉園晚話中

京城和施愚山登巾子山華頂原韻二首

短鬢霜侵苦憶家雙峯書屋隔天涯懸鐙舊聽江聲近
掛漢長思塔影斜地僻謝公還躡屐徑荒陶令久無花
傳來高詠添歸興愁絕山城尙暮笳

出山初傍梅橋行回鐙幽尋指國情側足危梁驚地斷
盪胸大海接天平煙霞未遂酬前約烽火幾將送此生

擬乞長林悲歲晚遲君曳履入承明

承曹秋岳先輩枉書詢及志事依韻寄答

梓里生還檢舊書山川無恙罷兵初棄材已分同芻狗
野史何堪佐石渠象映台階星紀外治通漢郡會稽餘
典文荒缺殘生在若論名心蚤自虛
用韻似同事張子亮叔戴子素絲

廿年南北隔鄉書垂老翻成共學初奪席久應推次仲
啟蒙今喜遇橫渠
頴川耆舊憐兵後汲郡篇章寶蠹餘
珍重修明賢太守丹黃莫負夜窗虛

台學統卷七十八